

滑稽聯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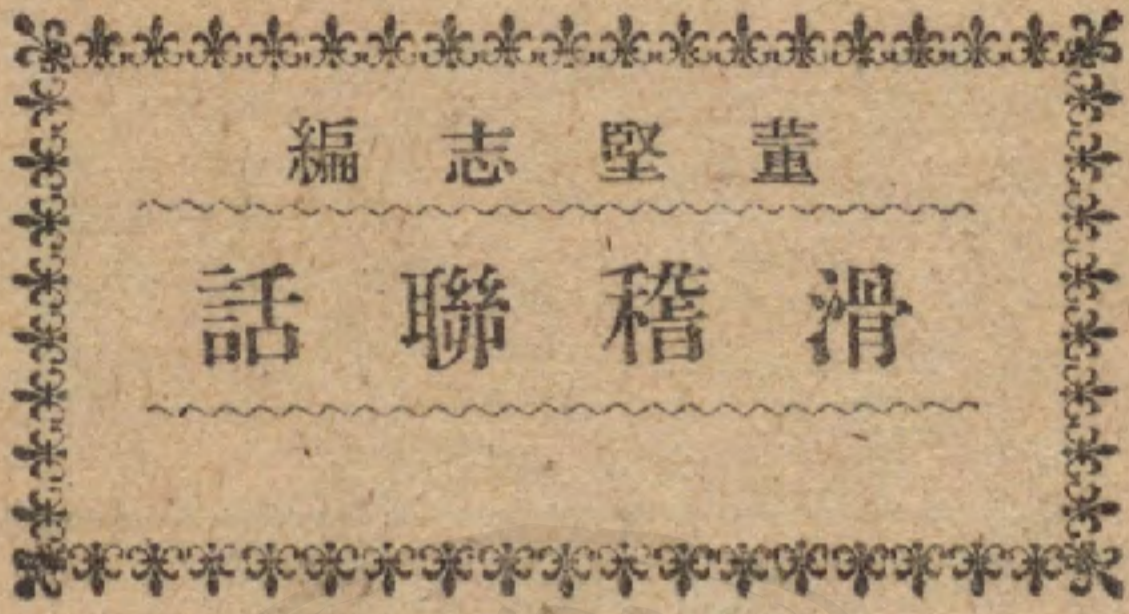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209



董 堅 志 編

滑 稽 聯 話



1948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856.8  
8543-2  
37

滑稽聯話 全書一冊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編輯者 董 堅 志

校訂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三二八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中華民國卅七年二月新廿版

國家圖書館



001686098

新編絕妙滑稽聯話

吳縣董堅志編次

此編專紀古今才子詼諧入微之聯語。其間有諷世之作。譏誚之作。諧謔之作。遊戲之作。皆屬天衣無縫。隨手拈來。字字工穩。字字發噱。真可謂毫端有仙氣。腕下得神助者是也。細玩一過。開發人之妙思。添益人之機智。不少豈獨僅足以資人談助。博人一粲也哉。

歲首江蘇全省人家盛行春聯。戶上皆拈貼紅簽。題以吉利語。然商家多似通非通之作。大抵嵌以牌號。令人莫明其妙。余見某學塾門首高拈一聯。能獨標新異。其聯云。『四萬萬同胞。一個個昏蛋。』余理想此中主人翁。翁必憤世嫉俗之士。然某學究獨非四萬萬中之一份子。而得辭昏蛋之誚耶。

玉峯歸元恭玩世不恭。人皆以歸癡呼之。其自撰除夕春聯云。『一槍戳出窮鬼。去雙鈎搭進富神來。』其出語不經如此。又室中器具破碎不全。皆以草繩綰繫。

元恭不以爲貧。大書一匾懸諸堂上。云「結繩而治」。見者無不捧腹大笑。歸癡又自署書室名曰「窮居」。題一聯云「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又題花園門曰「一身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境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觀其磊落胸襟大有迥出人寰之概焉。清晚那拉氏當國。牝雞司晨。卽爲亡國之張本。有一好事者改成语嘲之曰「勵精圖亂。發憤爲雌」。貼切事實。有倪某者。面多花疤。小有才。喜侮人。其同學賈某。屢受其諧謔。欲報復而無辭。令一日見倪穿木屐。緩步而至。賈觸機卽成一聯語。倪某云「釘鞞踏地泥麻子」。倪知誚已。卽應聲對曰「皮襖穿身假畜生」。賈某面赤無以應。假賈泥倪均屬諧音調侃得妙。

湘綺老人。詼諧玩世。民國改革後。有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又云「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

我的年。』妙語天成。詼諧入微。

某君有代某翁作諧聯云。『我豈欲爬灰祇緣小子無能恐其絕嗣人誰不打算。端爲老妻已故省得重婚。』將其新臺之隱和盤托出說得頭頭是道真絕妙好詞也。

清季有某知府蒞任。諸生因其捐納出身頗不爲禮。後于宴會之際。知府出聯云。『擘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座中有聰敏者應聲而起曰。此聯可對。『咬開銀杏白衣裏一個大人。』知府嘆服。

晚近催妝聯句有應用新名詞者。某君一聯云。『方針直射中心點。壓力橫施大舞台。』又曰。『不破壞安有進步。大衝突方生感情。』可稱詭而虐矣。又某君集成語賀新婚云。『頰頰然強而后可洋洋乎欲罷不能。』真無賴之尤者矣。何某與周某在舟中諧謔。同出一聯云。『瓶倒壺撒尿。』何不能對。少間忽聞篙工偶捩柁作聲。何觸機應聲曰。『柁響舟放屁。』壺舟二字諧何周二姓。鋒針相。

對工力悉敵。

松江楊了公先生滑稽之雄。前在寶山任某科事。縣令何某與了公意見不合。了公自粘一聯于門曰：『了公公不了。何令令如何。』倔强甚矣。

姚某削髮爲僧。有故友新任御史。一日相見。友出一聯調之云：『風吹羅漢搖和尚。』姚卽對云：『雨打金剛淋大人。』姚搖淋淋亦屬諧音。殊妙。

某醫生工偶語。一日過某公之門。公戲之曰：『一尺天青緞。』試對何語。醫生曰：『六味地黃丸。』某公大激賞。請其內坐。又以『避暑最宜深竹院。』命續醫不解。思索卽曰：『傷寒莫妙小柴胡。』某公又曰：『玫瑰花開香聞七八九里。』醫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九丸。』妙在不脫本行鋒針相對。

巧聯有拆字格者。妙在天衣無縫。信手拈來。如云：『踏破磊橋三塊石。分開出路兩重山。』『夕夕多良會。人人從夜游。』皆傳誦一時。又以『人曾爲僧人弗可以成佛。』對『女卑曰婢。女又不妨稱奴。』亦佳妙。



陳亞與蔡襄諧謔。蔡嘲之曰：「陳亞有心，總是惡。」蔡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頗自然。又有某君出一聯徵對云：「王子身邊無一點，不是玉。」後有一小女子名綠雲者對云：「黽翁頭上加半綠，卽成龜。」可云敏捷之至。

有人過某學塾門首，聞學生讀禮記臨財毋苟，得句毋苟兩字，讀作母狗，不禁發噱。以謂塾師誤教，遂高聲作七字句云：「曲禮一篇無母狗。」適爲塾師所聞，卽報之曰：「春秋三傳有公羊。」其人大激，賞入內謝過，訂爲文字之交。

又拆字格云：「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對：「百年匹配已酉兩命相當。」又以「棗棘爲薪，截斷分開成四束。」對：「閭門起屋，移多補少作兩間。」真巧不可階矣。

又云：「奴手爲拏，以後莫拏奴手。」人言爲信，從今莫信人言。」亦天成好對。

某姓姊妹三人，並婢女二人，同犯奸案。官出聯云：「三女爲姦，二女都從一女起。」蓋其意欲重懲長者而宥其他長女。卽對云：「五人共傘，小人全仗大人遮。」

言在意外敏捷之至。

紀曉嵐先生滑稽之雄也。一日有學生某向之叩首。紀忽大笑不止。學生不解。叩其故。紀曰：「某有一聯，巧不可階。卽朗誦曰：『今日門生頭着地。』」

朝天。』學生聞諸，內笑不已。

有人以星家所批之命書糊作燈籠。一客見之，以此作一聯云：『命紙糊燈籠，火星照命。』久無以對。後見一老者，頭頂歷本，卽曰：『頭巾頂歷本，太歲當頭。』巧極。

清季有某學使，初下江南時，途中經長江，立船頭眺望。見前面亦有一巨艇，鼓帆先行。詢之舟子，謂中坐某武弁。學使憤然曰：「朝間只有文武，應讓余舟先行。」某武弁隔舟微聞，諸乃故緩其舟，相與並行。學使必欲令其落後，以辱之。武弁探首語學使曰：「某固不文，然有聯請對。如有以報吾當退避三舍，否則恐未便讓步。」言已卽授過一紙上書：『兩艇並行，櫓速不如帆快。』（聯中諧古人樊噲魯肅名隱。

寓文不如武也。學使搜索肚腸久無以應武弁語。謂學使曰：豈朝間文士乃胸無點墨耶？若是乃公不汝待先行矣。學使面頰無以應，僞作不聞，任其先去。後學使蒞考場，先期邀集諸生徵偶，此聯結果皆無佳句。及送客之際，音樂齊奏，有一小秀才觸機所得，返見學使曰：巧對得諸矣。卽寫「八音齊奏，笛清那比簫和」。

（亦諧狄青蕭何二人名，亦寓武不如文意。）學使拍案贊賞曰：此仙筆也。足爲老夫吐氣揚眉已。

有人以「邱左明兩日無珠」對「趙子龍一身是胆」，亦屬天衣無縫，巧不可階。

某塾師館于鄉間某巨室，主人嗇吝無比，每膳供苜蓿，不能下咽。塾師于放學之際，大書一聯于壁上，云「青菜縫中藏肉屑，黃齋頂上露肝油」，可謂刻劃入微，描寫盡致者焉。

又有某村塾師，年齡甚小，冬日同諸生，在場中曝陽。有某孝廉過此，戲出一聯。

云。『稻梁菽麥黍稷許多雜種不知誰是先生』中有一人應聲而起曰。『詩書易禮春秋盡是正經何必問及老子』孝廉大驚急謝過此聯上下均應用蒙經富有含蓄真佳構也。

某縣知事名叫向辰不准民間用向來向日等字樣嘗有某秀才有意挑撥故擬一聯將知事字名嵌入語頗解頤其聯曰。『向來想做好官吁清字難哉而今日炫寶山試看腰貫滿纏得意便思騎鶴去辰下居然富官喜老夫耄矣轉瞬魂歸陰府請問地皮刮盡到頭還有幾張存』

某邑秀才恃才傲物不肯讓人一日行經壠畝間遇一農担泥路窄而田有水各不相讓生云我乃秀才履襪楚楚爾乃農夫赤脚扒田應當相讓農夫曰爾既稱秀才想胸中必有文才僕有一對能對則我讓爾如不能則爾當脫履讓我聯云。『一担重泥遇子路』(換言之)一旦仲尼遇子路文語雙關而農以師自尊也。生不能對赧顏俯首解襪脫履走下水田讓之積有三年總無下聯一日偶至

一處見浚河工峻。方在決壩。堤開水決。奔蕩聲響。兩岸浚河夫工。大笑而散。生恍然悟曰。得之矣。遂續前聯曰。『兩堤夫子笑顏回。』

前清咸同年間。大司寇趙光之女。許字光緝甫。觀察爲室。當時稱趙光三小姐。通國皆知。亦巾幗中之鬚眉也。相傳有人出一上聯云。『趙光之女。光趙氏。』久未得對。適福建浦江某孝廉。以大挑知縣。出宰甯省之江浦縣。遂續成下聯云。『江浦知縣。浦江人。』妙有事實湊合。否則至今猶虛懸無偶也。對聯之巧。必有事實發生。纔能湊合者。如『裕祿。祿萬鍾。張勳勳二位。』妙在一裕字。一張字。饒有意味。近人新得一聯云。『物華天寶。啓秀一時。朱啓鈴。梁啓超。聖君賢相。世續弗替。徐世昌。袁世凱。』世續啓秀均爲人名。亦頗新構也。

曾文正趨訪李次青。時次青方看妾洗脚。文正調之以句屬對曰。『看如夫人洗脚。』次青隨口對曰。『賜同進士出身。』文正大笑。不以爲侮。同里許芝瑛。風雅士也。於病榻彌留之際。尙擬句輓一聯。其聯云。『旣死莫傷心。』

好料理。身後事宜莫弄得七顛八倒。再來還是我。且拋下生前眷屬。重去尋三黨六親。『滑稽異常。讀之令人捧腹。』

吳縣山塘街某馬口鐵店。今年歲首高貼一聯云。『非錫非銅。終日經營。修馬鐵。得錢得米。新年歡喜。賺龍洋。』寓意諧謔。不知何人手筆。

余友王君。係某校之高才生。醉心新文學。喜作白話文。於今年歲首。貼一春聯于門云。『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歲。家家戶戶。說說笑笑。歡歡喜喜。各過新年。』此種妙聯。不知他如何想出。

蘇郡士人某甲。少負不羈才。就童試。輒不錄。與同邑某友乙某喜。樽酒論文。兩人各述抱負。氣概幾不可一世。每逢縣府考。兩人必同棹而坐。試題甫下。兩人必辯論津津。及案出。皆列卷外。兩人必對語慰藉。憤憤抱屈。然兩人亦不以命運之迤邐。而隳其志也。甲年六十一。乙年五十九。乃同獲一衿。泮宮之上。兩人游焉。握手語舊。得意自鳴。有滑稽生。擲揄之曰。適撰一聯。敢以持贈。兩人皆拱聽焉。生日。『

對我已成三。白髮虧君追到二。黃泥。』兩人知其謔已。遂不歡而散。  
某甲設帳授徒。娶婦大家女。知書識字。嘗爲夫代庖。某甲行三。其兄弟俱授讀于家。惟五弟甚頑皮。節近端陽。竊粽於懷。私下食之。嫂知而不言。出一聯曰。『五月五日五叔懷揣五粽。』五弟苦思不得對句。時已夜分。徘徊簷下。忽聞嫂房窸窣有聲。潛窺之。恍然悟。詰朝對曰。『三更三點三嫂身抱三兄。』嫂忸怩點首微笑。余前見某家門之春聯云。『西拜佛東拜神。婦女燒香忙碌着新衣。戴新帽兒童拍掌笑呵呵。』若此種春聯。亦獨標新異也。

某甲輓妻聯云。『婚姻數十年。朝也愁暮也愁。都把你苦死了。拋却萬千事。男不管女不管。倒比我快樂些。』若此種輓聯。可謂謔而虐矣。

李百萬家巨富。號稱百萬。當代人士均以李百萬稱之。每中膳必具燕窩。其長男甫五齡。必以小碗分甘。一日李百萬致函於友人。倩其代購暹羅上品中略云。犬子羸弱。非此品不能滋補。却將犬字一點。誤點在下面。致成一個太字。一時傳爲

笑柄。其後李百萬嫁妹。匝月歸甯。特邀族官某甲者燕飲。擬借重族。增其聲勢。并炫耀于新婚之家。當時各書一帖。分投去請。不料老僕目不識丁。竟將恭迓魚軒。帖子誤投於族官家。有滑稽生集一聯云。『燕菜賜嬌兒。犬子移點爲太子。魚軒邀貴族。大人添畫作夫人。』聞者無不捧腹。

前清侍讀學士榮光。因爭設津浦鐵路車站。未洽輿論。是以褫職津門。某報館出聯曰。『榮光爭設站。求榮反辱面無光。』一時對者紛紜。其前列三名爲最妙。其一云。『勝保安談兵未勝先驕身莫保。』其二云。『載振爲藏嬌千載一時名大振。』其三云。『達賴乞外援欲達終窮行近賴。』以時人對時人。殊覺顯露可笑。有馬快求某名士書聯。名士怏怏。乃強爲書。援筆落紙。大書。『及時雷雨龍舒甲。』五字。佯作色曰。下應。『舒龍甲。』今誤將龍字顛倒。曰。『及時雷雨龍舒甲。』意欲換紙。馬快云。先生書法高妙。文雖顛倒無妨。乃續書。『舒甲。』兩字。其下聯。『得意風雲快馬蹄。』句。因亦倒馬字於快字之上。爲。『得意風雲馬快蹄。』可



謂謔而虐矣。

常熟縣查光華李文解先後繼任均是愛財若命邑人撰聯曰『前七月初八後七月初八笑他接印同期未見得文光射斗去一個木頭來一個木頭只是愛財若命恐怕担子難挑』按查李二姓皆從木頭先後履任均爲七月初八日是聯撮合天然而文光担子亦靈巧有趣云。

某縣有宋劉二姓富而驕者也科舉時代二姓或賄買官吏或雇用槍手盜取功名某年縣試知縣張啖劉之賄而劉姓子弟盡列前茅府考時太守管受宋之托而宋姓亦皆列前茅衆大不平因贈聯以嘲之曰『頭場劉二場宋宋進去劉出來彼此同業知府管知縣張張得開管勿緊上下皆鬆』語妙雙關令人絕倒某屠婦家小康夫故後其子讀書已入學某年爲母壽大開筵宴同里某太史戲撰一聯曰『祝聖壽於夏六月祝慈壽於冬十月祝爾母壽於秋八月三壽同登一龍一鳳一豬豈非笑話有賢子在庠序中有賢孫在襁褓中有賢夫在地獄中』

羣賢畢至。可喜。可歌。可泣。何以爲情。『屠子因浼人。以三百金爲太史壽。乃寢其事。光緒以六月廿八日生。慈禧以十月初十日生。故曰六月十月也。』

紅羊之難。廣西有知縣蔡齊三者。城破逃去。不知所之。疑其死於難。皆痛惜之。難既定。撫憲爲設水陸懺於武聖宮。以超度其亡魂。詎蔡不自愛惜。捲土重來。欲覓噉飯所。一時傳爲笑柄。是時文昌門火藥局。忽兆焚如。延及其鄰沈四先生家。沈雖幸獲身免。然亦吃驚不小矣。時有東方流亞。戲成一聯云。『文昌門火災。幾乎燒死沈老四。武聖宮水懺。居然祭活蔡齊三。』屬對工穩。傳誦一時。然而蔡羞愧死矣。

某鄉之廟。供奉財帛星君。與醫靈大帝。門貼一聯云。『縱使有錢難買命。須知無藥可醫貧。』極交互之妙用矣。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遊戲之作。何獨不然。曾見廁所聯云。『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某甲於年少時。曾以軍功保舉五品銜。遇事必晶頂藍翎。誇耀於里黨。甚自得也。後爲洋烟之累。貧困不堪。爲更夫。喊火燭小心。以餬口。有人戲贈以一聯云。『頭戴水晶大頂口。呼火燭小心。』聞者無不絕倒。

沈石田徵君。與練塘凌震。吳江史西邨。明古曹顥若孚。俱以品學重於時。號四大布衣。西邨仲彬裔孫。與石田尤莫逆。一日。石田以探梅之便。訪西邨。西邨曰。『沈石田踏雪尋梅寒酸之士。』時西邨適坐廊下吃飯。石田卽應聲曰。『史西邨對日吃飯溫飽之家。』當時以爲絕對。

清同治初。御史許某。劾侍郎劉崐。黨肅順。崐坐免。崐實不知肅順。先數日。御史父尙書某招飲。始共杯酒。御史不知也。他日相遇於戲園。崐發憤罵御史。且質尙書前事。御史慚噤欲引去。崐奮起擊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衆環救乃解。久之。事頗上聞。復起用崐。或戲爲聯曰。『許御史爲國忘親捐歸黨。藉劉侍郎因禍得福打復原官。』

歸元恭嘗自榜其門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若此等門聯。亦可謂別開生面矣。

江西官場腐敗。種種不堪枚舉。其有勢力善于運動者。人每數差。否則欲覓一噉飯之地。勢比登天尤難。故宦海之可憐蟲。每多失意怨憤。至各署內。均貼有硃書聯語云。『有甚心兒。須向別處去。無大面子。莫到這裏來。』見者頗爲莞然。是雖失意之語。亦江西官場之事實也。

同治甲子。四川辦理鄉試。兩首縣送提調監試。門包以平不足退回。卽補足呈上。則又以銀色不足退回。又加色送上。已而發題紙。則每百紙纔九十五幀。試士有不得題紙者。咸大譁。謂監場官必是帳房出身。故雖題紙亦用折扣之法。場中人因爲對曰。『題紙發來九五扣。門包退出兩三回。』

某公兵燹前。嘗於杭州書肆。見一刻本試詩帖。是以杭州俗諺作題目者。猶犯毛坑裏跳加官題。有一聯曰。『十年猶有臭一品。竟當朝。』又某題一聯云。『旺家。

飛。鵠。鷓。倒。樹。散。獼。猴。』皆可誦。

某鄉某學究八股大家。門下桃李恆二十餘株。以筆耕硯耨之資。供噴雲吸霧之戲。嘗謂人曰。寧可食無肉。不可日無烟。一日上堂授課。衆生環立其側。甫啓齒。輒嗽噎交作。伏几酣睡。諸生戲錄一聯貼附壁際。聯曰。『燈光不是文光。亦堪射斗竹器。原非兵器。豈可名槍。』

泰興縣令胡遙。嬖一門子。一日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令問掾何語。掾急據云。『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卽出一對云。『表弟非表兒。表子。』汝能對免責。掾卽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賞以酒。

崔永齡中榜末。寄父書云。『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倒之。反在諸公之上。』亦一妙聯也。

李西涯在翰林。見一武職指揮祭神。因戲出一對曰。『指揮燒紙。紙灰飛上。指揮頭。』武職卽對曰。『修撰進饅。饅饌飽充。修撰腹。』

唐伯虎同友人行郊外。見村婦掃柴。呼叔束去。唐云：『嫂掃亂柴。呼叔束。』友云：『姨攜破桶。叫姑箍。』亦佳聯也。

鄂中某家婚娶。門前懸喜聯一對。上聯曰：『十五新娘五十新郎。卜他年五子登科。莫謂枯楊生稊晚。』下聯曰：『兩三好友三兩好士。喜今朝三星在戶。聊將嬰粟款同人。』蓋其家素業烟鋪。主人年半百始行新婚。而新娘年恰妙齡。是日一般老主顧咸來道賀。主人爲投好起見。不設筵宴。僅供客吞雲吐霧。飽餐烟霞而已。上下兩聯皆記實也。句旣新穎確切。字又婀娜挺秀。瘦不露骨。作者爲一落拓秀才。亦以鴉片而獲交於主人者也。

清光緒初。湖州太守楊公勤政愛民。以卓異進京。繼任者爲鍾相文。大反前任所爲。專事剝削。怨聲載道。會傳聞楊公有重任之信。時人乃戲擬一聯云：『楊老再來。天有眼。鍾兒不去地無皮。』語亦巧雋。

某廠主以承修工程致富。報捐通判。歸以部照炫其妻。妻睨而哂之。曰：我道是件

怎麼寶貝。原來是一張舊小的皮紙。又某大令與某觀察同時領憑到省後。又同當一差。觀察素講體制。如大人明鑒。卑職下情等官樣文章。見面時偶一疏忽。輒瞠目以示不懌。大人厭苦之。因戲綴一聯揭於門外曰：『什麼大人同是一張皮。紙可憐。卑職祇少幾兩紋銀。』

某生有狂病。喜譏刺世事。一日爲某捐局戲撰一聯云：『發售各項功名。九品起碼。揀選道地頂子。五色俱全。』

某君於十月初二日完姻。其友遠道往賀。舟爲風阻。初三日始到。乃援筆書一聯云：『雪壓梅花昨夜。不知五六出。灰飛葭管小陽初。入二三分。』時又十月爲小陽春。喜期爲初二日。書聯時爲初三。用二三分字樣。可謂工穩絕倫。

京中有達壽其人者。富家翁也。一日爲慶壽開筵。有某秀才戲贈一聯云：『五道並馳新赤兔。千年不死老烏龜。』可謂工穩之極矣。

英人謀占定海時。甬人陳政倫號魚門（爲陳康祺之叔）時編漁團。因變馬吊

之法爲麻雀牌。欲使漁人樂此。不至怠惰離散之意。陳八十餘歲。好一土妓。名黃梅。又好麻雀。死時有人送以輓聯云。『白版中風。今絕響。黃梅細雨。黯傷神。』守財奴某甲。生子不肖。前年因做投機買賣。一生血汗金錢。均斷送不肖子手中。於是登報聲明。脫離父子關係。於歲首貼一春聯於門。詞句滑稽。頗可發噱。且切事實。尤屬難得。上聯云。『放幾千爆竹。把窮鬼轟開。幾年來。被這小畜生。弄得我一雙空手。』下聯云。『點數炷清香。將財神請進。從今後。願你老人家。保佑俺十萬纏腰。』

某名士於歲首。作一春聯云。『放一夜花爆。轟出新年。鬧鬧熱熱。大家想過好日子。開兩扇大門。請進喜神。齊齊整整。小孩預備出風頭。』詞句雖俗。工對確切。洵一佳聯也。

某政客於臨終時。作一自輓云。『做不完身。修心正工夫。願來生百行無虧五倫。克盡嘗徧了國難家愁。滋味到今日。一肩可卸。兩手空歸。』



又某名士作一自輓云。『無慮無憂。老夫去矣。克勤克儉。小子勉之。』字雖不多。寓意却深。

某富翁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俗所謂土老兒也。居恆妄自尊大。其洋烟之癮甚大。每日下午。必入書場聽評話。口銜旱烟管。衣袋中懷有鼻烟壺。一童持水烟袋隨之。旱烟畢。則水烟。連綴不斷。又頻頻出鼻烟嗅之。喚其童。必曰。來。人皆匿笑之。好事者。書一聯榜書場。以嘲之。曰。『水烟旱烟鼻烟鴉片烟。無烟不滿。土氣臭氣脾氣牛臊氣。其氣難聞。』

相傳紀文達有笑癖。笑口一開。輒不能止。嘗典春官試。第一人曰劉玉樹。榜發後。謁公公。詢其寓址。劉以芙蓉庵對。公忽笑不可仰。旋入內第。久久不出。劉無聊而返。心頗惴之。或有問罪之處。他日轉詢於人。始知公聞劉語後。卽心成一聯云。『劉玉樹小住芙蓉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大喜過望。遂忍俊不禁也。

江陰炮台之變。其台官曰吳祖裕。平時駕馭不嚴。對於所部軍隊。嘗以利歆動之。

未幾。台兵譁變。吳竟破戕。時新歷四月十三日也。吳之祖仲銘。於咸豐庚申。督鄉兵禦賊。殉難。爲舊歷四月十三日。有人因作聯云。『正款一萬二千。雜款一萬二千。好兄好弟。大家來青天鵝肉。』（江陰諺語也）陰歷四月十三。陽歷四月十三。乃祖乃孫。同日死。泰山鴻毛。』斯聯滑稽中寓貶褒。頗饒趣味。

中日之役。吳大澂奮發有爲。屢上奏章。激昂慷慨。一羣大敵。指日可平。及不戰而潰。喪師辱國。朝野譏罵。時翁松禪在都中。深自韜晦。不談理亂。嘗豢一鶴。越藩而出。翁大書訪鶴二字。張於城闈。旋爲人揭去。翌日又書此二字。再揭再張。卒成逸鶴。時人爲之對曰。『吳大澂一味吹牛。翁同龢三次訪鶴。』

康南海前在督署。祕書某爲人書聯。故書『老而不死。是爲賊。』蓋奚落康也。康一見。乃援筆續其下聯云。『樂夫天命。復奚疑。』一座嘆服。以爲總是聖人口吻云。

西安人民。因康有爲盜取佛經佛像。於其行時。公送白布輓聯一付。書『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吾聞其語。又見其人。』一時傳爲笑柄。

武昌黃鶴樓。吾國名勝之區也。樓中楹聯頗多。有一聯極豪雄云。『誰曾將此樓。一拳打碎我也。在上頭大胆題詩。』

辛亥冬。青島大連灣兩地。多遜國功臣。有狂生大書某老大門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則先逃。』袞袞諸公。其知愧乎。

淮北有教員龔象衡者。教法綦嚴。學生恨甚。黠生某。乘其既臥。于房門上書橫額曰。『魚龍變化。』題其門之左右曰。『龜爲首。豕爲身。不可與共龍。其頭魚。其腹難以偕行。』全就姓名上拆字爲聯。誠戲謔矣。

姜宸英爲清初大古文家。某年與李某同典順天鄉試。榜放落第者。造爲蜚語。傳播宮闈。順治帝聞之。大怒。下姜於獄。當時所傳誦者。祇有一聯云。『老姜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自書於簡曰。『夜夜。

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昔京都有坤角名梅君者。著豔名。有士人某集句嵌梅君一字贈之云。『梅香春欲動。君子意如何。』已屬天然工穩。又與某名士相暱。朝夕弗離。一日梅君出箋索書一聯。某遂以成句歇後語贈之云。『幾生修得到一日不可無。』上下暗合。較之明嵌梅君二字。尤爲聰穎絕倫。但春欲動三字頗狎褻。

一學正與秀才爭產。訟之官。官曰。『學正不正。諸生皆以爲歪。』秀才應曰。『相公言公。百姓自然無訟。』將拆字集句。尤屬難得。

有兩吏見候選典史。伏南者得北。北者得南。兩人爭之。文選司命對曰。『典史爭南北。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一典史對曰。『相公要東西。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見者絕倒。

一才子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候氏讀春秋傳。』無有能對者。後請乩仙對云。『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

有張孝廉奸李屠兒之妻。方執手。屠兒適歸見之。用竹杖擊傷孝廉之足。孝廉告屠兒於官。官悉得其情。乃署一對於狀尾云：『張孝廉買奸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吃醋以杖叩其脛。』

某孝廉未領鄉薦時。極窮乏。有所假貸。親友輒拒絕之。既成孝廉。後撰一聯榜其門。其上聯云：『回憶去歲饑荒。五六月間。柴米盡焦枯。貧無一寸鐵。賒不得。欠不得。雖有近戚遠親。誰肯雪中送炭。』下聯云：『僥倖今年科舉。頭二三場。內文章皆合式。中了五經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張三李四都來錦上添花。』

某才子戲擬一聯。其上聯云：『有女懷春。懷元春三春。託一點春心。恨春煊不容情。怕三春冤緣相報。』下聯云：『願人多壽多增壽。萬壽開八方。壽寓仗壽年。作留守。祝萬壽永保無疆。』可謂婉而多諷矣。

某太守恃才傲物。寅屬皆嫉妬之。會以卓異保荐入都。道出天津。謁見某督。知其家世微賤。因目之曰：『之子。驛且角。』太守大恚。見某督面頰而有鬚髯。因對曰：

「其人赤而毛。」可謂天衣無縫。

崔額駙之弟嘗居京師。與王侍郎子同游。一日與王同往謁一貴人。貴人方問姓名。王代崔曰：「崔駙馬之弟。乃兄駙馬此弟駙驢。」崔聞之亦代王答曰：「王侍郎之兒。乃父侍郎。此兒侍狗。」貴人附掌稱善。

歸安卞太守去職家居。流連文酒。有二客雨中過訪。忽作諧談。一友沈姓行二。一客戲出上聯曰：「大雨沉沉沈。二縮頭不出。」沈客大窘。卞曰：我爲代對：「居官下下卞。三革頂而回。」

有舉古人名。字牽合爲偶者。上聯曰：「尹公他拖孟姜女之女。入張子房之房。非姦卽盜。」下聯云：「閔子騫牽冉伯牛之牛。耕鄭子產之產。爲富不仁。」妙語天然。

善化俞敕華以反對葬陳天華。姚宏業事被湘人士拏獲於某妓家之草蓆中。剝去衣服醜不可狀。某生戲贈一聯云：「其死也榮。其生也哀。天華千古。敕華千古。」

載寢之地。載寢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喧傳極一時焉。

某守財奴。子孫盈膝。而多在外游蕩。不務正業。某甲年雖高邁。却頗風流自賞。閒居無事。喜爲縮脚韻詩以消遣。一日讌客。某甲談及後輩。不如己意。忽得一聯句云。『願子孫能跨』而苦不得下句。時有狂生在座。率對云。『須祖父莫扒』某甲面頓赤。老羞成怒。立驅狂生出門去。

某君好惡作劇。一友新婚。衣冠往賀。迨友往行親迎禮。某潛至洞房。袖出紅箋對。持錘代爲張掛。比友返。則主賓雜沓。闐然入。欲睹新婦容。驀見壁懸一聯云。『有婦人焉。赧赧焉。強而後可。』『彼丈夫也。洋洋乎。欲罷不能。』

杭州府屬錢塘仁和兩縣。皆繁缺也。某年令錢塘者爲熊某。令仁和者爲卞某。熊善奔競。能博上憲歡。卞貪墨。且有帷薄不修情事。彼都人士。製爲聯語。絕妙。聯曰。『能者多勞。恐斷四條腿骨。下流無恥。難保一個頭顱。』見者無不道絕。

富室女婢。名搔癢者。爲主人爬搔背際。癢高低如意。故名。遂愛之。主人年高無嗣。

以爲義女。齒既長。勿令嫁也。狂生某爲富人司計。且課其猶子。偶見搔癢。私訝其豔挑之。弗答。弗拒。惑焉。嘗侵晨起。進搔癢。摘花籬下。因微吟曰：「癢癢。抓抓。抓抓。抓抓。越癢。越癢。越抓。越抓。越癢。怎醫得我。心坎兒上癢。」搔癢若微喻之。曼聲答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生先死。先生却原來是餓鬼道中生。」狂生聞之。竟無如何也。

陳寶箴任用一名士。卽熊某也。妒者撰聯以譏之。曰：「四足不行。試問有何能幹。」一耳偏聽。是個怎麼東西。」關合熊陳兩姓。頗有巧思。

山東棲霞令黃太史楊鏞。公餘之暇。兼及詩酒。一日讌客。適廚鷄脫縛飛去。公令衙役捕之。狂追不及。公戲出一聯云：「衙役趕鷄。狗腿不如鷄腿快。」（俗呼衙役爲狗腿）座中有富僧。乘馬預讌。名士某應聲曰：「和尚騎馬。驢頭更比馬頭高。」（俗呼和尚爲禿驢）閤座爲之鬨堂。

中國以科舉舊制考試留學生。無論其爲何種科學。一經入選。皆授之以官。於是



有學獸醫而作知縣。學工藝而得翰林者。其怪現相。不可以縷數。某年有留學生徐某。以牙科得進士。湘中王紉秋先生。亦以著書同時賞翰林。有自哂一聯云：『媿無齒錄稱前輩。幸與牙科步後塵。』斯二語頗解頤。

江浙各鄉。於七八月之間。愚民迷信。恆設醮爲祈福計。每值醮壇所在。僧道輩舞蹈。唸經。鐃。鈸。笙。簫。聒噪耳鼓。鄉間青年婦女。插花帶柳。做出百般嬌態。集座圍觀。而登徒子一流。亦復屆時麇集。附耳躡足。浪語批評。其中有豔質超羣者。則共加以觀音菩薩之徽號。某詼諧士。值鄉人延道設醮。爲書一聯於壇云：『道德五千言。無論或唱或隨。莫欺老子蓮臺六七座。試看左在右。誰是觀音。』

某侍郎滿州人。曾放烏里雅蘇台參贊。侍郎喜唱打金枝。金烏東昇玉兔墜。景陽鐘三下響。把王催一段。書法極怪險。都人士乃撰成一聯云：『忽然高唱金烏玉兔之聲。偶爾揮毫牛鬼蛇神之字。』

某觀察以某公大力。候補江甯。其人素不識丁。且懼內。擬以千金購鈎魚巷某妓。

其大婦聞之。怒曰。除非明日我死。纔許汝幹此糊塗事也。觀察大震而止。某君撰聯贈云。『一世逞豪華。不仗暗地弓。長焉能人生富有。』『千金買佳麗。除非明天絃斷。方許我去敦倫。』聯亦平平。然末二字頗有趣味。宜注意。

毛鴻賓。郭嵩燾。撫粵時。日以征斂爲事。有某志士。值丁祭榜。一楹聯於廣府學宮門口云。『人肉吃完莫辨虎豹犬羊之鞞。地皮剝盡何有澗滅溪沼。』毛郭見之。赫然震怒。嚴飭緝人。終亦無從弋獲云。

廣東香山縣令。姓柴。號芷船。一日有人大書一聯於頭門曰。『山本名香。何期野芷蔓延。翻使香山成臭地。』嶺原似鐵。只爲乾柴。燄烈可憐。鐵嶺變飛灰。金陵蔡某。暴發戶也。嘗闢園囿。遍植長松。名曰松莊。落成後。以巨金丐某名士撰聯。名士思有以戲之。爲策四書二句云。『臧文仲居蔡。夏后氏以松。』見者輒笑不可仰。

近人喜談新學。口頭禪耳。其實皆不能貫通融會。某處賽神演劇。其粘貼各處楹

聯可供一笑。照錄於下。戲台聯上聯云：『開場便番王寇邊。呼兩三梟將。擁百萬。嘍囉勢。燄猖狂。到底非授首。則投降。居政府。而握軍機。莫慮四郊皆敵國。』下聯云：『回朝看公爺。擺駕樹大帥。旌旄佩上方。寶劍聲威震。懾何必要議和。且割地。斬內奸。而除外患。果然一柱足擎天。』

某志士輓妻聯云：『七八載。夫妻少米無柴空嫁我。』『三二個兒女。大啼小哭。亂呼娘。』語雖粗俗。然切事頗深。尤屬難得之佳什也。

又見某甲輓妻聯云：『苦我盡頭祇餘薄命。糟糠猶歸天上。』『勸君來世不是封侯。夫壻莫到人間。』寓意頗深。亦妙對也。

京師人家門聯多有佳製。近新名詞流行。往往以之入詞章。罕相稱者。今年春初。見後門外一家聯云：『生活根據地。居住自由權。』頗覺有趣。

光緒己卯山西主試。爲胡秦福林壬。以子華使於齊。全章命題。是科之作。傳爲話柄。其破題首句云：『古道可風。其中間二小比。則曰：今夫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徧。』

天下其量溥也。儒生之量不出戶而涵蓋衆生。其志大也。有人作聯以贈之曰：「斑鳩亂喚泰山雨。胡馬悲嘶古道風。」十四字工穩簡當。下語如鑄。亦可謂諛而虐也。

皖有能吏毛某。夤緣署霍山縣事。霍四面皆山。距六安九十里。產物頗富。茶麻竹木茯苓石斛諸出品。歲入以數百萬。某心羨其肥。搜括無所不至。嘗詭稱五旬初度。諭各董保飛柬分投。董保仰承意旨。苛派勒索。閭閻騷然。有好事者作聯以嘲之。其上聯云：「大老爺做生銀也要錢。也要鈔票。也要紅白兼收。何分南北。」下聯云：「小百姓該死麥未熟。稻未熟。雜糧未熟。青黃不接。有甚東西。」蓋霍有南北市之分。向莊蓋戳者爲紅票。否則白票。故上聯云云。事爲上臺所聞。立即撤任。將登白簡。適皖城光復。毛竟漏網。有以四書篇名集成對聯者。上聯云：「衛靈公遣公冶長祭泰伯於鄉黨中。先進里仁舞八佾。」下聯云：「梁惠王命公孫丑請滕文公在離婁上盡心告子讀萬。」

章』可謂鉤心鬪角鬼斧神工。

劉相國墉繼正揆席人皆呼爲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上早飯忽朗吟一聯曰『但使下民無殿屎』（呻吟也）『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爲之噴飯南潯巡檢蘇蔭培廣東人也。以貪污卑鄙劾去。另調一安徽人方祖培來署斯缺。詎料方之行爲較蘇尤爲無恥。以故紳民恨之刺骨。因大書一聯題其署門曰『蘇蔭培方祖培培入培出天有眼廣東人安徽人人來人往地無皮』一時見者莫不鼓掌。

某君文雅士也。嘗創爲聯社。令人屬對。其高列者貽之楮墨。曾擬上句白『一行孤雁連天起』俄而揭曉。弁首者爲『半只燒鴨滿地游』

著者去年擔任蘇州某報主筆時。曾擬上句『京貨店廣貨店雜貨店京廣雜貨店』略備酬品。廣徵應對。一時投函者有數千餘封。均無天然之對。祇有住居山塘西街之周德芳女士對以蘇州街名集成者。天衣無縫。頗爲自然。其對聯云『

衛前街。道前街。觀前街。衛道觀前街。』蓋聯中之四種街名。一字未易。尤屬難得也。

某老儒境甚落寞。憤激之極。發爲文章。笑罵兼之矣。其自輓聯云。『這回吃虧受。苦都因入孔氏牢門。坐冷板凳。作老獼猴。只說限期弗滿意。挨到頭童齒豁兩袖俱空。書獃子何足算也。』此去喜地歡天。必須假孟婆村道。賞劍樹花。觀刀山瀑。可稱眼界別開。和些酒鬼詩魔一堂。常聚南面王。無以加之。』

有人爲袁世凱總統作一聯。頗極靈妙。聯云。『四世公卿。繩祖武。』『一朝總統。繼孫文。』

杭州秦澗泉殿撰。偕友游西湖。至岳王墓。友人戲指秦檜鐵像白。君此人後裔也。檜題秦檜聯。澗泉援筆書白。『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墓前愧姓秦。』可謂善於措詞矣。

有一隸役。每言其子。讀書聰慧。今年定作秀才。會學使按臨。因誤公被答。或作聯

語嘲之云。『藍衫未著孩兒體。青竹先敲老父臀。』聞者皆絕倒。胡文忠林翼開府鄂州。整飭吏治。愛惜人才。一時弊絕風清。治行爲各省之冠。有候補府續立人者。充省城保甲總局會辦。性嚴正。嫉惡如仇。一日黎明出門。其肩輿中有懸聯一張。諸左右其辭曰。『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續見之怒甚。卽刻上院。訴諸文忠。文忠亦以此風萬不可長。應扎飭着府縣嚴拿重懲。越數日。續又謁文忠。文忠一見。卽趨前拱手。極口道歉。續錯愕不知所對。文忠乃徐徐云。此聯爲某所撰。如此美才。而令沉淪於下。是吾過也。已羅而致之。幕下矣。又有仿前聯戲贈醫生云。『尊氏若忘廉。宛似當年青面獸。大名如不保。遂成今日白花蛇。』蓋醫生名志廉。字保春也。以水滸天罡對地煞。巧不可階矣。某科順天鄉試。策題誤者兩處。主試不自行檢舉。御史亦未開據。以上劾也。有落第生作一聯白。『司徒託體姜嫄可憐。簡狄淒涼往事空微。玄乙瑞拓拔建都統。萬太息平陽寥落幾時對調赫連王。』蓋稷誤爲契。而平陽誤爲統。萬也。

張文襄在都門。恆以詩鐘遣日。丁未之歲。浙公爭鐵路諸公入都。中有王勝之。太史（同愈）許久香觀察（鼎林）文襄曾以『煙惹御爐許久香』對句徵聯。閱數日。文襄忽得一無名信。內書一聯云：『圖陳祕戲張之洞。煙惹御爐許久香。』文襄閱之大怒。擲之爐火中。然已喧傳都下矣。

山西何乃瑩。以翰林散館得部曹。備就夫人叱責。何長跪乞免。遂以百金拜某當道爲師。某嫌其菲。有後言。端午楷爲聯嘲之曰：『百兩送朱提。狗尾乞憐。莫怪人嫌。分潤少。三年成白頂。蛾眉構釁。反教我作丈夫難。』匾云：『何若乃爾。』可謂謔矣。

余友某君。性滑稽。善屬對。一日。余偕其遊行市上。過一塑佛店。其招牌上大書『三教佛像』。余請其作對。時適過衣莊。便應聲曰：『四季棉衣。』誠巧極也。

南京初闢馬路時。當道擬創行人力車。某庠生具稟。願備車輛出租。乞免捐稅。而自願糞除馬路爲報效。時人爲之集一聯云：『斯文掃地大雅扶輪。』工切典雅。



謔而不虐。傳誦一時。

某學使嘗攷某處生童。皆不作試帖詩。題爲竹多夏生寒句云。『人來加暖帽。客至戴皮冠。』某學使見而大圈特圈。謂其氣象光昌。的是高人口吻。滬上蕭某。老白相也。性諧詼。好滑稽。嘗輓龜奴一聯。頗堪發噱。上聯云。『大可傷心。此老竟無千載壽。』下聯云。『何以報德。從今不畫四靈圖。』是亦天賦別才。非學問所能到者。

某君述一聯。極有趣味。錄之於下云。『于若晦。作揖一百八十度。』『汪藥階。轉身三十六分鐘。』蓋譏一轉身遲。一揖必恭敬。上至天頂。下至地平也。余一日。在汪公館應酬。主人安徽人。好言京話。性躁急。一僕因訛購食物。汪大罵。『混帳東西。王八旦。』（京人謂忘八蛋）余思可對以『讀書上下可千年。』亦一巧對也。

清咸豐間。高壁楣心夔。以詩名而應試。作詩以十三元韻。以出韻不得館選。高自

爲聯云。『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此與洪平齋聯風味頗近。

東坡先生有『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之對。人多知之。不知更有一事。與之絕類者。元時邱機山性狂放。嘗至福州。譏其地秀才不識字。衆怒。思有以難也。出聯云。『五行金木水火土。』邱應聲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機敏固不亞東坡云。

某塾師僅識之無。曾將見於面。盞於背。誤讀爲角於面。盆於背。一日晨起。其門貼有一對云。『背上加盆。偃僂真如龜相。面中有角。崢嶸亦類畜生。』塾師於是始知爲別字。大慚。辭館而去。

吾郡某女學校。延聘一男教員。與女生某結不解緣。春風一度。荳蔻含胎。無何彭亨欲動。爲同校生所譏笑。遂回里。未幾。甯馨兒呱呱墮地。有好事者。書二語於校門云。『教育……教育學生……學生。』此謔而虐也。

都主近有一聯云。『中古三更生中壘。北江南海。』『宇宙一長物。孔兄佛郎墨。』

哥』可謂巧對。以孔墨佛皆教主也。

榮祿簽押房懸有楹聯一付。句云：『到怎麼地步說怎麼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觀於此其得過且過之心躍然而出。榮真隨機應變之人哉。

北京大內戲臺榜一聯云：『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末耳其餘。創業興基。大都搖旗吶喊。稱奴婢』、『四書引六經。白諸家百家雜說也。以外咬文嚼字。不過沿街乞食。鬧蓮花』。相傳出是清高祖御筆。其口氣之闊大宜哉。

有某翁自輓聯句白：『七十有二春。糊糊塗塗。官界耶。商界耶。流水無心。隨他去。罷』、『四月初三日。清清楚楚。醉醒了。夢醒了。拈花微笑。待我歸來』。曠達得妙。又有一達官某自撰輓聯云：『百年一刹那。把等閒富貴功名付之雲散』、『再來成隔世。是這樣。夫妻兒女切莫雷同』。並題額云：『這回不算』。詼諧得妙。昔有侍御二人。一爲秦人。一爲楚人。因劾某某二大吏。致互相詰難。而有違言。都下好事者集成語作楹聯云：『薛徵於人。宋徵於鬼。伯氏吹壎。仲氏吹篴』。

紀曉嵐先生以滑稽著稱。乾隆戊申工部署被火。特命尙書金簡鳩工修復。有朝士出一對句曰：『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無能對。適先生入朝。朝房中新選中書科中書者。狀貌魁梧。自負爲南人北相。先生聞之。輾然白：『南人北相。中書科甚麼東西。』可以屬對也。一座闕然。

昔有文士不知檢束。專事敲詐。時人目爲破靴黨。一日闖入賭場索詐。博徒以賭具。天地人和一二三四八字爲題。令其聯句。應聲曰：『一叢人影三弓地。四面和風二月天。』妙切其時其地。衆服。遂贈以巨款。

紀文達公嘗言四書中語無不可成偶者。或舉：『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令公屬對。公應聲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繆蓮仙集四書作對。可謂天衣無縫。然未有若此之可笑者。

東坡問答錄載東坡一日攜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閒玩。猶恨未』

便東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曰。『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祝枝山猥談云。有一童善對。一客指知府馮馴出對曰。『馮二馬。馮馴三馬。馮馴五馬。馮諸侯。』童對曰。『伊有人。伊無人。伊尹一人。元宰。』

張誼官遊記聞云。安南使入朝。出一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隱誇小邦王。與大國王同此身分。程篁墩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亦暗中揶揄也。

又云。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寡髮。戲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鬍鬚。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弗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鋸蹄二字。乃句題二字之諧聲也。

某鄉有邱焦生者。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焦知其狐。拒之。女知不可動。乃曰。

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爲屬對。能對我自去。出句云。『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能就。女笑曰。名下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巳連蹤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己巳連蹤。狐自喻姊妹二人也。足下稱焦生也。何不雙挑。喻姊妹二人均有情而來。何不雙挑。反拒之也。此等雙關文字。可謂絕妙。或有以『人曾爲僧人弗可以成佛。』對『女卑曰婢女又不妨稱奴。』洵巧對也。

清乾隆間。鎮郡城隍廟重建戲臺。有人書上聯曰。『堯舜生湯武。末桓文。淨丑古。今來多少角色。』使人屬對。久無人對。後鄭板橋對云。『日月燈江海。油風雷笛鼓。天地間一大戲場。』

嚴問樵先生曰。道光癸未甲申間。余以會試留都。暇日輒製新曲。付梨園歌之。傾動一時。彼中人多有以師事者。余嘗有句云。『偶像我作逢場戲。竟累人爲舉國狂。』記實也。一日逢余初度。羣優畢集。同人戲以『桃李門牆』四字。書匾爲祝。

余笑曰。有匾可無對乎。因大書一長聯云。『儒爲戲。生日淨。丑外副。末呼十。門角色。同拜一堂。重道尊師。大排場。看破世情。却是戲。』『學而優。五六工尺。上四合。添二字。凡乙共成七調。唱余和汝。小伎倆。卽論文行。已兼優。』

某名士贈中華民國聯云。『南南北北。文文武武。爭爭鬪鬪。時時殺殺。砍砍搜搜。刮刮看看。干干淨淨。』『戶戶家家。女女男男。孤孤寡寡。處處驚驚。慌慌哭哭。啼啼真真。慘慘悽悽。』頗切事實。洵佳什也。

某遺老於光復時。集古文句。擬一聯云。『此中人不知有漢。』（桃花源記）舉世濁。惟我獨清。』（離騷）此老可云屈強甚矣。

某知縣之堂上。本有『愛民若子。執法如山。』之對聯。奈該知縣貪贓枉法。無所不爲。當地人民恨之如刺骨。有好事者在該聯下。增加數字。以致見者均爲捧腹。上聯云。『愛民若子。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供其子職而已矣。』下聯云。『執法如山。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是豈山之性也哉。』

揚州有二舉人欲專小民之利一治酒請柴行一演戲邀屠戶有人作對以嘲之云『史春光整席要柴行且救燃眉之急蔣孝廉演劇邀屠戶遂成刎頸之交』某甲性滑稽一日到僧舍見僧嘲之云『和尚頭光光似琉璃光佛』僧曰『道官部老老如太上老君』

唐伯虎同祝枝山入鄉見農夫車水祝云『水車車水水隨車車停水止』唐云『風扇扇風風出扇扇動風生』此聯頗佳傳誦一時

某塾師與馬快同席飲酒馬快嘲塾師云『書生書生問先生先生先生』塾師亦回嘲云『步快步快追馬快馬快馬快』塾師嫌其馬快對先生虛實未稱然舍此亦無佳句也

某氏兄弟同時爲江浙縣知事凡有優差無不薦以親友以致人民恨之人骨有滑稽生某嘲之以聯云『好官自爲之試看半壁東南難兄難弟同開府』『居上後來者從此一班齷齪議親議故盡彈冠』



里中有史某者。滑稽生也。適鄰居有一醫生。姓尤。史某便嘲之以聯曰：『尤郎中。』  
（俗語醫生也）直脚便爲犬。』醫生大怒。亦回嘲云：『史先生脫口不成人。』  
大衣無縫。誠巧對也。

某校算術教員。粗通文理。倚老賣老。某生大爲不服。特書一聯於該教員臥室門上云：『上數次講堂。扳扳居然六十四。演幾條算術。真真活出么二三。』  
某君題城隍廟聯云：『你的算計非凡。得一步進一步。誰知滿盤都是錯。』『我却糊塗不過。有幾件記幾件。從來結帳總無差。』見者大爲噴飯。

某富翁五代同堂。有名士某甲。代作壽聯。上聯云：『事祖事父。祖事父。父事祖。事父。』下聯云：『有子有孫。子有子。子有孫。孫有子。孫有孫。』如此大題。不贊一辭。真白描之好手也。

吳中網師園有疊字聯。別開生面。上聯云：『風風雨雨。暖暖寒寒。處處尋尋覓覓。』下聯云：『鶯鶯燕燕。花花葉葉。鄉鄉暮暮朝朝。』寫當時豔冶風流之景。如在

目前亦佳構也。

又上海豫園舊有僧寄塵所題一聯云『鶯鶯燕燕翠翠紅紅處處融融洽洽』  
『風風雨雨花花草草年年暮暮朝朝』寫景亦妙。

有妓女某欲取堂名某甲題『介福』二字并代作一聯云『什麼人家全靠兩  
條大腿』『有何衣祿只憑一口低田』介福二字本無惡義而一經詮釋令人  
捧腹矣。

某甲贈吳中名妓之冶葉阿毛一聯云『萬古雲霄珍片羽幾人性命等輕鴻』  
寥寥十四字形容其美切合其名而一般登徒子之銷魂真個亦躍躍如見可風  
可驚洵佳構也。

聊齋志異有細柳娘與其夫高生之戲對上聯云『細柳何細哉腰細眉細凌波  
細且喜心思更細』下聯云『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  
意思頗佳不徒以字面之組織工妙見長也近來有名朱濃者仿而贈妓好第云

「好卿真好哉。身材好。舉止好。皮膚內尤好。」好第亦仿而對云：「濃君誠濃矣。情意濃。言語濃。衾席上更濃。」婢學夫人雅俗判如霄壤。

海上名妓有愛儂者。倩某名士書聯。某名士故意調祝。聯云：「不才謝多嬌。錯愛。」外間大有人圖儂。聯中嵌愛儂兩字。鉤心鬪角。頗有令人發笑者。

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間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用喬行簡詞中語。頗自然。

某狂生屢向酒肆賒飲。積負纍纍。不能償。肆主甚惡之。一夜天雪。狂生又至。店主詐言爐熄。以冷酒與之。且出對云：「冷冰酒一點。兩點。三點。」狂生應聲曰：「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時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付。太祖親微行出觀。以爲笑樂。偶見一家獨無之。詢知爲闍豕苗者。尙未倩人耳。太祖爲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去。嗣太

祖復出。不見張貼。因問故。答曰。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香祝聖。爲獻歲之瑞。太祖大喜。賚銀三十兩。俾遷業焉。

桂林呂月滄郡丞。隨其爲在戍所。十五年始赦歸。成進士後。觀政浙中。初知慶元縣。題大堂一聯云。『我也曾爲冤枉痛。入心來敢糊塗。忘了當日。』『汝不必逞機謀。爭個勝。去看終久。害著自家。』現身說法。可作健訟人當頭棒喝。

吳縣某典肆。有集四書一聯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無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亦自穩切。

一廩膳生。得欽賜副榜。自書一堂聯云。『說甚功名。只免得三年一考。』『有何體面倒。少了四兩八錢。』四兩八錢。謂廩祿也。殊趣。

歸元恭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移。則俱以緯蕭縛之。於除夕之夜。署一春聯云。『一鎗戳出窮鬼去。雙鉤搭進富神來。』見之者大爲噴飯云。

某處藥皇廟。新建戲臺落成。倩某名士爲之書聯云。『名場利場無非戲場。做得

出。潑。天。富。貴。』『冷藥熱藥總是妙藥。醫不盡徧地炎涼。』頗有慨乎其言。  
某甲家貧嗜酒。而性滑稽。當四十九歲時。自集宋句爲聯云。『四十九年窮不死。  
』『三百六日醉如泥。』見者莫不失笑。  
某縣令姓王名寅。貪贓枉法。無所不爲。人民敢怒不敢言。均恨之如刺骨。有好事  
者。題一聯於其門云。『王好貨。不論金銀銅鐵。』『寅屬虎。全需鷄犬牛羊。』縣  
令見之。亦無可如何也。

某生爲族中挑解一訟事。而有所偏徇。衆疑其受私。某力辯不能明。適其鄉賽神  
作燈聯。某乃以謔語解嘲云。『燭問燈云。靠汝遮光作門面。鼓對鑼曰。虧儂空腹  
受拳頭。』

前清官吏中。最清苦者。莫如學老師。而以諧聯諷嘲者。亦以學老師爲最多。今於  
某書中錄下二則。一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一云。『驚動天  
地。脫褲打門。斗五板窮凶極欲。連籃買豆腐半斤。』

湯某偕友遊於市。見酒肆懸一方燈。四面各書一酒字。蓋借以爲夜中之市招者。湯因之觸發一對云：「一盞燈。四個字。酒酒酒酒。」時夜已深。敲更者出。友指湯曰：「吾有對矣。」二更天。兩面鑼。湯湯湯湯。」

昔有某婦輓夫云：「無不開之船。蕩槳揚帆。君已脫離苦海。」有未了之戲。捲旂息鼓。吾今收拾殘場。」超逸有林下風。求之男子中。得此蓋少。

某君戲贈梁財神一聯云：「金穴深藏銅山忽倒。財神千古。餓鬼千古。」洪憲忠臣共和敗類。興邦一人。亡國一人。當時刊於某報。見者均爲大笑不止。

左文襄書甘肅某廟戲臺聯云：「都要你拜相。封侯却也不難。這裏有現成擺樣。」「最好是忠臣孝子。看來容易。問他做幾許工夫。」

某名士書某城隍廟一聯云：「淚酸血鹹。悔不該手辣。口甜祇道世間無苦海。」

「金黃銀白。但見了眼紅心黑。那知頭上見青天。」上嵌五味。下嵌五色。對仗甚爲工整也。

某君戲輓王壬秋先生一聯云。『先生本自有千古。後死惟嫌遲五年。』時論諱之。

有滑稽生某。輓道士一聯云。『吃的是老子。穿的是老子。一生到老。全靠老子。』

『喚不靈。天尊拜不靈。天尊兩脚朝天。莫怪天尊。』妙在老子天尊二句。

某君雅士也。惟其室中壁懸一聯。詞句滑稽。見之令人失笑。上聯云。『倩人抓背。上些上些。再上些。真痛癢。全憑自己。』下聯云。『對客猜拳。著了著了。又著了。好消息。還在他家。』不知其何命意。

某遺老之會客室中。懸有一聯云。『客來醉客去。唾老無所事。殊可愧。』『論學粗論政。疎詩不成家。聊自娛。』頗得優游林下之樂云。

吳讓之書法入魏晉之室。累於家務。有寡媳甚悍。取求無厭。讓之避居僧寺。有自署一聯云。『有子有孫。鰥寡孤獨。無家無室。柴米油鹽。』見者大爲捧腹。

某名士輓名妓云。『此情與我何干也。來哭哭。只爲憐卿薄命。同是惺惺。』拙樸。

之語令人發笑。

某甲富而不仁。守財奴也。有一美婢。貌豔而慧。某欲納之以妾。婢峻拒不從。乃命對云。『小婢何知自負紅顏。違我命。』婢云。『大人容稟。恐防綠頂。戴君頭。』對語頗趣。亦真意也。

某才子戲擬煙館聯云。『燈光不是文。』~~此~~偏能射斗洋藥。非同火藥。也可開鎗。』詞句雅切。尤屬難得。

余見某理髮店。懸有一聯云。『大。事。業。從。頭。做。起。好。消。息。自。耳。傳。來。』見之者均爲狂笑。不知何人手筆也。

某生嘗自繪小照一幀。傳神維肖。甚寶之。欲配以聯。得契尾成句云。『恐後無憑。立此存照。』而難其對。後爲某名士代對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強對不粘。不脫。亦可謂絕對也。

明時袁文榮撰世廟齋醮聯云。『洛水玄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八十一。』



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  
『坡山丹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某君戲代岳武穆墓前所跪之秦檜王氏二人互相埋冤一聯頗堪捧腹。代秦檜云。『咳。我縱喪心有賢婦。必不如此。』代王氏云。『啐。吾雖長舌無奸夫。何至於斯。』

俞曲園自輓云。『生無補乎時。死無關乎數。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餘卷書。流播四方。是亦足矣。』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浩浩蕩蕩。歷數半生三十年事。放懷一笑。吾其歸乎。』  
看似曠達。實則名心未盡也。

蘇州某菴有彌勒佛龕。上有一聯云。『大肚能容了却人間多少事。』  
『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  
語雖詼諧。然可作修身養性之格言讀也。

某城隍廟大殿上懸有一聯云。『爲人果有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燒香點燭。』  
『作事若昧天理。三更半夜須防我鐵鍊鋼叉。』  
善善而勸。惡惡而嚴。爲中人以

下說法不得不爾。

某教官老而窮。學中某姓兄弟二生。紈袴子也。嘲之曰：「窮老師。老老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窮老堅壯。一老師。」教官答曰：「大少爺。小少爺。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大小王霸兩少爺。」

狂生某。嘲縣令聯云：「東奔西馳滿街上。帶了一羣化子。」「前呼後擁四轎內。抬着兩個債精。」傳誦一時。均爲贊美也。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秋。上壽八旬。同堂五世。廷臣製聯晉祝。皆不稱意。惟紀文達聯獨邀獎飾。聯曰：「龍飛五十有五年。慶一人五數。合天五數。合地五星。呈五雲。現五代同堂。祥開五色斑斕輝彩帳。」「鶴算八旬剛八月。祝萬歲。八千爲春。八千爲秋。八元進八凱。升八方。從化歌舞。八鸞隊。裏八仙。會繞詠霓裳。」詞藻華富。尤爲難得之佳什也。

石達開少時。曾題剃頭店聯云：「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

手段何如』確是大盜口吻。又某君亦有一聯云：『雖然毫末生意，却是頂上工夫。』則纖弱矣。

都中某涼亭有賣漿酒者，一士過之，就解渴，稱便利，爲題一聯而云。聯曰：『爲名忙爲利忙，忙裏偷閑吃杯酒去。』『謀衣苦謀食苦，苦中作樂拿碗茶來。』聯中寓意大切，洵一別開生面之廣告也。

某塾師與某醫生爲知交，一日席間，互相對對，醫生之對句甚趣，茲節錄如下。塾師曰：『碧桃萬樹，柳千絲。』醫生曰：『紅棗二枚，薑一片。』塾師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曰：『傷風應用，小柴胡。』塾師曰：『丹桂香飄，遍滿三千界。』醫生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丸。』可謂語不離宗矣。

上海某里爲乞丐鬻集之所，一日有風流丐某與一老妓窮極無聊，對對排遣。丐曰：『千捨萬有，萬捨千有，我的多福多壽，老太太。』妓曰：『朝思暮想，暮想朝思，奴的知情知義，小哥哥。』對仗工整，洵非易事。

某才子見前清專制時代屬員見上司稱呼卑職恬不爲怪特嘲之一聯云『大人大人大人高陞陞到卅六天宮爲太上老君蓋瓦』『卑職卑職卑職該死死入十八地獄替夜叉小鬼挖煤』可謂窮形盡相矣。

某校有甲乙二生同鄉同學甲懼內而乙好嫖常以此互相嘲謔甲云『嫖小娘生楊梅瘡甘心』乙曰『怕老婆吃栗子塊苦腦』苦腦二字新。

某名士有自述一聯云『麤茶淡飯布衣裳只點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子承當』封翁口吻頗得優游之樂。

某省總督烏某與新科翰林某同席翰林年未三十身短且瘦烏戲之曰『鼠無大小皆稱老』蓋翰林不論年齡人例呼爲老先生故特戲之某翰林初若不聞既乃指烏語同座曰『龜有雌雄總姓烏』

某甲嘗于月夜出對云『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月月月圓逢月半』一八齡童子對曰『今朝年尾明朝年頭年年尾接年頭』天衣無縫誠巧對也。

前清某都御史太夫人壽辰。有嵌一之十數日爲聯者。頗覺自然。上聯曰：『一品太夫人。備三從。四德。五世同堂。恭值二宮齊介壽。』下聯云：『六旬都御史。統七賓八師。九疇獻。深欣逢十月好稱觸。』

昔曾文正公在天津。辦理教案。未洽輿情。有選一聯以諷之者。上聯曰：『僧去曾留將人丟盡。』下聯云：『因崇作崇。引鬼進來。』僧指僧王崇。則國戚崇某也。有滑稽生某。代某戲園之戲臺上。作一對聯。頗堪發噱。『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一意化兩。是白描之好手也。

前清戊戌變政。湖南陳佑民中丞。暨徐學使兩公父子。同被嚴議。時人以聯語調之。曰：『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陳氏父子。徐氏父子。』『維新黨末學膚淺。罔識忌諱。干冒宸嚴。禮部侍郎。兵部侍郎。』亦一絕對也。楊文忠公庭和七歲時。父月夜宴客。一客云：『三更矣。』一客云：『半夜矣。』一客云：『五更矣。』時公亦在坐側。客出對云：『一夜五更。半夜五更之半。』公曰：『三更有一半矣。』

秋。八。月。中。秋。八。月。之。中。『奇妙難能。洵巧偶矣。』

王彝幼時。同友人遊佛寺。友出對云。『彌勒放下布袋。釋迦難陀。』王曰。『觀音失却淨瓶。寒山拾得。』調趣菩薩。頗爲工雅。

劉貢父至一友人家。見羣鷄啄食。友云。『鷄飢吃食。呼童拾石逐飢鷄。』劉對云。『鶴渴搶漿。命僕將鎗驚渴鶴。』詰屈聱牙。可作一則拗口令。

萬歷時。漢陽蕭漢冲。年十五。榜眼及第。仕至祭酒。性蚤慧。七齡時。入官舫。謁一貴官。出句命對云。『官舫夜光明。兩輪玉燭。』對曰。『皇都春富貴。萬里金城。』時貴官適有他遣。語去使曰。『爾去。卽來廿四。弗來廿五。來廿五。弗來廿六。來。』漢冲疑。又出對。卽曰。『靜極而動。一爻不動。二爻動。二爻不動。三爻動。』貴官駭笑。深歎賞之。

某生性滑稽。室中懸有一聯云。『山童採栗。用箱承劈栗。撲籠。』『野老買菱。將担倒傾菱。空籠。』見者莫不失笑。

卞某多鬚善謔嘗會客座間有名智父者卞戲之曰『智父之頭甯爲飲器』智父曰『卞鬚之嘴實是便壺』一座絕倒所謂出爾反爾也

某甲多侍姬妻某氏通書而妬常反目一日某甲宴客座有知其事者戲出對云『討小老嫂惱』某甲不能對某氏隔屏傳片紙云何不曰『想娘狂郎忙』某甲舉以對座客哄然大笑

胡周二生吳中才子也一日胡與周飲于舟中執壺者偶失手傾其酒周出對云『瓶倒壺撒尿』蓋胡幼有失溺之疾周嘗同學故嘲之胡一時無以復左右急傳入幕中卽爲對就私達於胡及發船故令舟人以柁作聲胡乃曰吾有對矣『柁轉舟放屁』對旣工適足答其侮也

某生員送廣文節儀輒用三分銀子廣文嫌少出對云『竹筍出牆一節許高一節』生曰『梅化遜雪三分只是三分』同時某廣文因生員節儀只一分五厘亦有署門一對云『卽使梅須遜雪也該三分』『唯其青出於藍故減一半』

則一蟹不如一蟹矣。

某大公司經理。面麻而多鬚。協理某。面歪而眇一目。同事中有好事者。戲嘲以聯云。『麻臉橫鬚羊肚石。倒栽蒲草。』（經理）歪腮白眼螺殼杯。斜嵌珍珠。』（協理）

周清誠八歲時。隨其父與姨夫某。同往遊山歸途。熱甚。各卸衣。父出對曰。『兩個姨夫齊脫衣。想是連矜。』誠曰。『一雙女婿各拜節。果然令坦。』天衣無縫。洵巧偶也。

有朱生者。頗負時譽。滑稽多才。代某富翁作一堂聯云。『鼠偷蠶繭。渾如獅子拋球。』『蟹爪魚鬚。却似蜘蛛結網。』見之者莫不噴飯。

某生失館。無聊閒走。偶闖府道。吏拘見。府詰其故。士以實告。因出對曰。『遍地是先生。足見斯文之盛。』生曰。『沿街尋弟子。方知吾道之窮。』府大歎賞。卽爲荐館。



某君好作北里遊。某夜出迷道。假宿山家。其家有女。方待字。窺士貌美悅之。出對曰：『客官寄宿窮家。寒宵寂寞。』俱取宀字頭也。某君曰：『可以借得一點否？』女許之。乃對曰：『冢宰安甯富宅。宇宙寬宏。』女大喜。遂嫁之。按窮字从宀。不從宀。對句亦甚平平。想好事者爲之也。

某君輓袁世凱云：『由總統而皇帝。由皇帝而總統。爲日縱無多。備收人世尊榮。雖死亦瞑目。』是國民之中國。是中國之國民。仔肩原甚重。凡有奸魔出現。欲得而甘心。』又輓一聯云：『公生則人民死。公死則人民生。生死相環。互爲因果。』『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視聽洞澈。不爽毫厘。』嬉笑怒罵。均成巧偶。甚非易事也。

王壬秋先生輓袁世凱一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更覺詼諧可喜。

吳中蔣某幼聰慧。一日與父友武官某同遊佛寺。父指殿上佛像出對曰：『三尊。

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蔣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遊畢出寺。武官部軍牽蔣衣問曰。適對何句。蔣曰。我對。『三個小軍偷狗偷貓偷芥菜。』其捷於調戲如此。

某才子室中懸有一聯云。『凍雨洒窗東兩點西三點。』『切瓜分片上七刀下八刀。』語雖滑稽。然對仗甚工。不知何人手筆也。

漳浦趙從誼知獨山州。州極荒涼。無僕隸。惟一里長充役使。因題柱曰。『茅屋三間坐由我。臥由我。里長一個左是他。右是他。』

某生少辯慧。善屬對。年六歲。父宴客。生從桌邊攫食。客曰。令郎捷對。敢請試之。曰。『少兒不識道理。上桌偷食。』生對曰。『客人有甚文章。當場出彩。』客曰。『細頸壺兒敢向腰間出嘴。』生曰。『平頭梭子却從肚裏生縐。』及長。下筆成章。文名頗盛。

有木匠某。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於道院。一道士戲曰。『匠稱儒匠。君子儒。

小人儒』匠人厲聲曰。『人號道人。餓鬼道。畜生道。』道人自討設趣。亦無可如何也。

李空同督學江有。唱名時。有一生與同名。因出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奇巧不可方物。然亦幸而有此現成名字也。

蘇東坡與僧佛印。妓琴操。常相往來。飲酒賡和。脫盡形跡。一日佛印過東坡。見琴操假寐紗櫥中。戲之曰。『碧紗帳裏睡佳人。烟籠芍藥。』琴操曰。『青草池邊洗和尙。水浸葫蘆。』佛印大笑曰。和尙得對娘子。實出望外。前清某督撫。辦妓娟。有嘲以聯云。『大中丞。借花獻佛。』『小女子。爲國捐軀。』可謂謔而虐矣。

咸豐間。一旗員某。素不知文。奉命典試。川省評定甲乙時。飭差由城隍廟中迎神像數尊到院。將考生姓名。一一書於竹籤之上。插入一巨管筒中。捧跪佛前搖之。

如鄉人赴廟求籤者然。其籤首落地。卽以某爲第一名。挨次遞下。額滿爲止。不半日工夫。而甲乙以定。時人爲撰一聯云。『爾等論命論莫文。碰咱們用手不用眼。搖』語妙天下。末一字尤趣。

某甲罷官後。寓公湘上。嘗眷一妓。不意該妓又與交好之某紳暱。一日遇於該妓家。紳有不豫色。遽曰。僕有俚語。公能屬對。當以此娟娟者相讓。遂忻然笑曰。『吃醋坐冷板櫓。把你當二百五』某甲應聲曰。『咬鹽趁熱被窩管他仰十三千』皆湘諺也。對仗工整。可謂天造地設也。

某生弱冠游庠。不循矩矱。學官示以句云。『賭錢吃酒嫖婆娘。三者備矣』生卽續云。『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後舉某科解元。

上杭縣有白水滌者。舊有句云。『白水滌頭白屋白鷄啼白晝』未有對者。後潮陽林天欽修撰過此。問地名。得黃泥壠。因對曰。『黃泥壠口黃家黃犬吠黃昏』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顏某交往。戲出對云。『鷄卵與鴨卵同窠。鷄卵先生鴨

卯先生。』顏曰。『馬兒偕驢兒並走。馬兒蹄舉。驢兒蹄舉。』  
劉李兩生初次會面。互通姓氏。李曰。『騎青牛過關老子。』（李）『劉曰。『斬白蛇起義高祖。』（劉）聯中寓意。洵非易事也。』

祝枝山與沈石田出行。見一尼在田中收稻。祝云。『師姑田裏挑禾上。』（諧言和尚也）沈對曰。『美女堂前抱繡裁。』（諧音秀才也）寓意甚暗。且有雙關文字。不虛才子之手筆也。

某僧喜花卉。盆盎羅列。充塞階除。更闢方塘十畝。植蓮其中。花香如海。盛觀也。某才子出對云。『河內河花和尚採來何處戴。』時寺中一柿樹結實垂熟。才子摘一枚嘗之。僧因對曰。『寺中柿子士人摘去自家嘗。』四疊諧聲。貫穿不易。後有某君嘗舉一對。與此類似。上聯云。『霜降降霜。嬌婦傷心雙足冷。』下聯云。『日食食日。術家述理十人歧。』亦巧對也。

邗江旅壁有一對云。『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非男非女。』『周

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不知何人手筆。事見蔡軒瑣記。蘇東坡偕和尚佛印妓琴操泛舟嘗月。佛印酒酣出船頭撐篙爲戲。琴操云：『和尚撐船棒打江心羅漢。』佛印云：『佳人汲水繩牽井底觀音。』佛印又曰：『一個美人映月人間天上兩嬋娟。』琴操云：『五百羅漢渡江岸畔波心千佛子。』又一日東坡與秦少游出游見岸上一醉漢騎驢搖搖欲墮。蘇云：『醉漢騎驢顛頭簸腦算酒帳。』秦亦卽景對云：『艸公搖擄打恭作揖討船錢。』某君贈林黛玉聯云：『我爲黃浦江邊客。卿是紅樓夢裏人。』洵爲天衣無縫之巧對也。

吳中名妓賈筱樵。木非襲名紅樓。而所歡以其姓賈。且筱樵二字聲同小喬。戲贈一聯。組織更巧。聯云：『姓名疑在紅樓夢。』『夫婿曾燒赤壁兵。』可謂謔而虐矣。某生以贗銀市物。被控至官。郡守某出對云：『使假銀買真貨。弄假成真。』生應聲曰：『遇凶徒見吉星逢凶化吉。』守立釋之。

諧聯以聊齋志異中爲最多。如三朝元老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上隱忘八，下隱無恥，頗滑稽含蓄。其他如狐諧之「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龍王下詔求直諫龜也得言鼈也得言」等皆詼諧可喜。雙關入妙，爲吾滑稽聯話之極好資料也。

嘉靖間御史毛某公宴承差某，斟酒太溢，毛曰：「承差差矣乎。」邊廷實時爲副使，亦在座，應聲曰：「副使使之也。」四字上下異音，天然的對。

某甲淫其里煨工之女，爲工捉獲，以鐵鉗鉗去左耳，縱之。某名士爲集成句一聯，上云：「君子將有爲也，載寢之床。」下云：「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全椒王生，淳于髡之流亞也。敝衣垢貌，蟣虱緣衿，上行效王景略故事，發一語，輒令人絕倒。人戲呼爲王蝨子。居之隣，有寺，寺之僧亦好詼諧者，與生友善，時相嘲謔。一日，僧摘瓜架下，王適至，出對曰：「葫蘆種（上聲）葫蘆種（去聲）葫蘆種（平聲）種得葫蘆用葫蘆架下摘葫蘆，葫蘆撞着葫蘆痛。」僧笑應曰：「蝨子長（平聲）

（蟲子長（上聲）蟲子身成蟲子癢蟲子身上捉蟲子蟲子搯得蟲子響）  
某君代報館作疊字聯云『好好醜醜事事細細詳詳』『非非是是天天說說  
談談』又代茶館作一聯云『鴛鴦鷄鷄個個兜兜搭搭』『烟烟茗茗朝朝碌  
碌忙忙』又代戲館作一聯云『武武文文齣齣吹吹打打』『男男女女人人  
看看聽聽』又代理髮店作一聯云『暮暮朝朝洗洗梳梳剃剃』『停停歇歇  
光光挖挖敲敲』又贈妓紫雲云『紫紫紅紅花花葉葉』『雲雲雨雨暮暮朝  
朝』均是巧聯也。  
某君五十自壽云『內無德外無才并無好無惡無是非更無點些些產業直  
等到無米無柴五十載光陰荏苒』『老有母長有兄並有妻有女有子有孫還  
有個小小功名也算有福有壽兩三代骨肉團圓』對聯正格不能有重複字然  
亦有故意重複以見長者此聯即重複之一聯中有無二字凡九重疊貫珠愈  
覺可愛。



一清客書門對云。『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有人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六個。未經出痘。』見者絕倒。真滑稽之尤矣。

明高皇帝好微行。一日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高皇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監生對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高皇大喜。明日召入。賞以官爵。

某才子戲擬財神廟一聯云。『果然冷面寡情。只纔是守錢奴。倒要與他幾個。』『若使扶危濟困。竟成了耗財鬼。休來想我分文。』可謂謔而虐矣。

里中某生。又戲贈財神一聯云。『頗有幾文錢。你也求他也求。給誰是好。』『不作半點事。朝亦拜夕亦拜。教我爲難。』見之者均爲絕倒。

某廩生戲擬五十自壽一聯云。『嫖無閑賭無錢。試爲無賴。氣力如棉。無過可尋。檢點何勞。遽伯玉。』『進過學補過廩。取消過後南無結頂平心。一想功名早於。』

朱買臣。『詼諧入妙人多誦之。

某生作一長聯嘲嗜鴉片烟者。上聯云。『五百兩烟泥。賒來手裏。價廉貨淨。喜洋洋。興趣無窮。看粵誇黑土。楚重紅。艷黔尙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辨色。不妨請客。閒評趁火。旺爐燃。煮就了魚泡蟹眼。正更長夜。永安排些雪藕冰桃。莫辜負四楞響。斗萬字香盤九節老鎗。三鑲玉嘴。』下聯云。『數千金家產。忘却心頭癮。發神疲。嘆滾滾錢財何用。想名類巴菰膏珍福壽。種傳罌粟花號芙蓉。橫枕開燈。足盡平生樂事。儘朝吹暮吸。那怕他日烈風寒。縱妻怨兒啼。都裝做天聳地啞。只剩幾寸。囚毛半抽。肩膀兩行清涕。一副枯骸。』此聯描寫嗜鴉片者。形容盡致。雖畫不如也。

徐侍郎某。督學粵東。所取皆翩翩年少。不重文。而重貌。當時粵人頗諷刺之。某君聯云。『爾小子。整整齊齊。或薰香。或抹粉。或塗脂。三千人巧。作嫦娥。好似西施。同入越。』『這老瞎。顛顛倒倒。不論文。不通情。不講理。十八省幾多學士。如來東粵。

獨來徐』

民國改用陽歷。有某公戲作春聯一付云。『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杭州某寺。有彌勒佛聯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得大肚寬腸。爲告衆檀越。信心時。將何物施佈。』『日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著怎麼來由。』游戲三昧。所謂禪悅文字也。

某寺主持僧某。交結公卿。寺塑金剛與彌勒環坐像。法身之大。倍於他寺。滑稽者爲題聯云。『莫怪和尚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見之者均爲大笑不止。

咸豐年間。吳中才子某生。爲髮匪所獲。匪首聞其有才名。留司筆札。且囑題聯。某生題曰。『說怎麼。天主教妄稱天父。天兄絕天理。滅天倫。把青天世界。鬧得天昏。有一日。天討天誅。天纔有眼。』『看這些地方。官都是地匪。地棍掘地。平挖地坑。』

將大地山河弄成地獄。還要抽地丁地稅地也。無皮。』又大書一額曰。『斌尖傀卡。』蓋譏其文不像文。武不像武。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匪首不解文義。見聯中有天父天兄字樣。以爲必係頌禱之辭也。因大喜。厚禮之後。遇其同類之識字者。爲之解釋。始大怒。以破絮漬油。裹某生而火之。名曰燒大蠟燭。亦云慘矣。海上名曰某甲。於上年新婚。有滑稽生賀以聯云。『安能辨我是雌雄。想華月金樽也曾脂粉登場。爲他人作嫁。』『畢竟可兒好身手。趁椒風錦帳。莫把葫蘆依樣。舍正路弗由。』語極佻達而不嫌者。以題目同而人不同也。某生與友人同至一妓家。見妓懸兩鏡梳頭。生云。『兩鏡懸窗。一女梳頭。三對面。』友曰。『孤燈掛壁。二人作揖。四躬身。』亦一巧聯也。某紳與同僚共在一舟飲酒。有青蛙躍出水面。同僚云。『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時某紳方食蝦。卽舉以對云。『落湯蝦子着紅袍。鞠躬如也。』平湖縣令某無錫人。有才名而貪於貨賄。巡方將劾之。憐其才。諷以對云。『平湖。

湖。水。水。平。湖。未。饜。所。欲。』令會其意對曰：『無錫。錫。山。山。無。錫。空。得。其。名。』巡方領之。遂罷劾。

明初某解元登第後。偕伴二人至某妓寮。妓聞其有才名。欲試之。適進茗者。以不知客數。茶只兩甌。妓佯謝過。卽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某解元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院之家。』或曰卽解春雨事。不知然否。然對句殊不見佳。視妓當有遜色也。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衆未有對。會楊大年至。乃對曰：『眼中人是前面人。』對仗甚工。洵巧偶也。

西湖花神廟旁月老祠。有金書舊聯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蓋集西廂琵琶兩院本成句也。

廣東省真武廟有一聯云：『逞被髮仗劍威風仙佛焉耳矣。』『有降龍伏虎手段龜蛇云乎哉。』語氣岸然。相傳爲蘇文忠公手筆。

陶雲汀宮保題育嬰堂聯云。『父兮生母兮。鞠俾無父母。此之謂民之父。母。』『子言似孫言。續視猶子孫。卽子孫以保我子孫。』又各省育嬰堂有舊傳通用一聯云。『子不子亦各言其子。委而棄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先王斯有不忍人之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比而同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集語頗能渾成。不知何人所作也。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目之曰。『火迫鄴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咏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屏風便面。一書此。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逃。時謂之。『尿汁諸葛。』遙遙數百年。一將一相。正堪作對。

閩中有花號石獨者。與牡丹相似。又有號山單者。與芍藥相似。石獨與山單。天然對偶也。頃閱人壽軒隨筆。載宋翁點一對云。『拆破磊文三石獨。』『分開出字兩山單。』分合字面。嵌以花名。則更巧矣。

明高皇偕劉三吾入一村店小飲。無物下酒。出對曰：『小村店三杯兩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高皇欲官之。店主固辭乃罷。

又高皇游南京多寶佛刹。見幢幡上盡書多寶如來。高皇曰：『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時江懷素以翰林學士扈從。對曰：『國號大明。更無大大明皇帝。』越日驟陞吏部尙書云。

弘治中泉州府學教授某。南海人也。頗立崖岸。一日設宴於明倫堂。扮演西廂雜劇。翌日有無名子書一聯於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扮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自愧。故態頓去。陸浚明幼善屬對。嘗同陸衆孫至父執某君處。父執方飲酒。與一人對局。因出對曰：『圍碁賭酒一着一酌。』浚明對曰：『坐漏觀書五更五經。』對弈人亦對曰：『彈琴賦詩七絃七言。』均是巧對也。

一士人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出對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喜。遂釋之。

吳柳堂侍御以立嗣事殉清穆宗。直聲震天下。少時倜儻好狎遊。計偕入都。日遊行北里中。會試不第。留京候試。戀一妓。不忍離。數日後。資斧漸罄。座師某公勸令出城。僦居九天廟。謂地僻遠。城市可一意讀書。侍御從其言。襤被往。甫三宿。鬱鬱不自得。俄然曰：『人生行樂耳。反入城。仍宿妓家。金既盡。爲妓白眼。困甚。猶不忍去。鄉人十資以金。要之仍居九天廟。否將不與。遂不得已而去之。一時都人羣呼之爲吳大嫖云。初京師菊部向推四喜三慶。後四喜不振。諸伶多散佚。余三勝自江南歸。悉橐中金重新之。都人爲語云：『余三勝重興四喜班。』而對其對。或曰：『可對。』吳大嫖再住九天廟。』

有僧名閒雲者。與某庵尼。尤月私相往來。好事者撰一聯贈之。中嵌閒雲尤月四字。運用入化。了無痕迹。僧竟不之覺也。聯云：『此地迴非凡。閒聽一曲漁歌留雲。』



久住。』夕陽無限好。尤愛三更人靜待月歸來。』

吳人馬承學。好騎善馳驟。同學錢同愛戲之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曰。『錢同愛。愛銅錢。孳孳爲利。』

楊遂菴十二歲中舉。至京師。某國公與某尙書同設席邀飲。席間尙書國公齊遞酒兩盞。問曰。『手執兩杯。文武酒。飲文乎。飲武乎。』楊并受之。對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

某生輓袁世凱聯云。『總統府新華宮。生於是。死於是。』『推戴書勸進表民意。耶帝意耶。』頗切事實。

一士館於某姓。其家無僮僕。惟一女奴。給使令。日久漸狎。執其手調之。女逃去。訴於主人。主人因出對云。『奴手爲拏。以後莫拏奴手。』士人對曰。『人言是信。從今休信人言。』天衣無縫。洵巧對也。

董生某。逸其名。聰慧善對。十歲時。其外祖誕日。試對曰。『六十八翁有數十人子。』

婦女壻并外孫稱觴慶壽便拚一醉何妨』董曰『百世一師集三千士顏曾閔冉及子夏論道傳經繼統萬年無已』時座客見壁上掛象棋枰亦出對云『車馬象士并卒砲都來護衛將軍』董云『吏戶刑工及禮兵一齊輔弼聖主』蘇州劉逸少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閱攜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二公試之與對句略不淹思羅曰『無風烟焰直』對曰『有月竹陰寒』王曰『風雨江城暮』對曰『波濤海市秋』羅曰『月移竹影侵棋局』對曰『風遞花香入酒樽』王曰『一面酒渴思吞海』對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無不奇妙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關子容爲推官才俊而貌醜偶過南徐客次見一緋衣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朝士疑爲攫徒謔之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乃轉詢關關曰某之官『皇帝騎牛低釣鰲』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耳新淦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楊東里過淦村塾見案上一對云『墨落杯中一片黑

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琉璃。』問誰所對。學子不答。固詰之曰。家母東里驚異。後朝廷欲選女學師。東里在館閣。因荐之。

蘇小妹嘗食爆栗。出對云。『栗破鳳凰見。』言殼破而黃見也。東坡思之竟日。不能對。適佛印來。遂語之。對曰。『藕斷鷺鷥飛。』言節斷則絲飛也。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曰。可對。『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清。』以山對水。最爲的對。又子由語東坡曰。嘗見鬻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未易對。一日兄弟同出。見戲場有以棒呈技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東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巧對也。

解大紳幼時。隨父執某公。遊南京金水河。玉闌干諸勝。成一對云。『金水河邊金線柳。金線柳穿金魚口。』『玉闌干外玉簪花。玉簪花插玉人頭。』父執大奇之。長洲陳啓東。訓導分水時。有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吃。分分分開。』久未得。

對。啓東過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看花亭即在分水橋邊。即景生情。誠佳對也。

李西涯字賓之。江朝宗字東之。其時翰林有句云：『賓之訪東之。東之賓之。』無能對者。適啓東謁選至京。吳文定卽以叩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文定爲之擊節。又一日。西涯思對：『切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空心蘿蔔』。天生巧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

松江吏胥徐某之子。幼聰慧。縣令顧某試之曰：『花無百日紅。紫薇獨占。』對曰：『松有萬年青。羅漢常尊。』令大喜。俾就學。後有聲庠序。

董文玉八歲時。一御史聞其名。招至舟中曰：『久慕汝神童也。今試一對。果佳。當奏知朝廷。』因曰：『船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重。』對曰：『弓量地面地長。弓短短量長。』御史歎賞。奏之朝。賜入太學。後榜眼及第。

王汝玉九歲時。值寒食節。師出對曰：『塚上燒錢灰逐。微風成粉蝶。』王對：『池

邊洗硯。墨隨流水化烏龍。』字字工穩。銖兩悉稱。卽求之成人。恐亦未易多得。甯波有赭山灣、白塔洋、桃花渡、藕纜橋等地名。命名固雅。風景亦宜。清初某宗師。歲攷至其處。出對曰：『赭山灣上浪高低魯班魯肅。』士莫能對。因自對曰：『白塔洋前風緩急樊噲樊遲。』又曰：『一點紅脂儼似桃花渡口數莖白髮。』渾如藕纜橋頭。』未幾宗師至紹。又以城中大善塔、小江橋成一對云：『大善塔塔頂尖尖如筆。筆寫青天。』『小江橋橋洞圓圓似鏡。鏡照綠波。』又曰：『北海鯉魚謝公釣。』四者皆本城橋名。無能對者。某生以城外山名『南山獅子、鮑郎騎。』對之。亦尙工穩。

甲乙二生共飲紅白酒而醉。甲曰：『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乙固寒士。因對云：『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現身說法。殊趣。非此不成的對也。

江湖術士有所謂召鬼演戲者。以八九歲小兒爲之。忽爾才子佳人。鶯歌燕舞。忽爾亂臣賊子。波譎雲詭。啼笑悲歡。變態百出。嘉興馮某嘗召試之。至夜半。忽一童

自稱西楚霸王。持巨木而舞。勢甚威猛。衆恐肇禍。乃出一對難之。曰：『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童忽仆地。遲久復起。大言曰：『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層台。』吾爲此對。幾遊徧天下矣。又半晌乃甦。嘗見某廟戲臺一聯云：『逢場作戲。把往事今朝重提起。』『及時行樂。破工夫明日早些來。』集句頗佳。然村廟戲臺。未必日日有戲。下聯尙未恰妥也。若移而置之戲館中。則可矣。又某處云：『六禮未成。頃刻洞房花燭。』『五經未讀。霎時金榜題名。』似較切當。然亦嫌於舊矣。萬曆中太監孫隆。織造至蘇。甚作威福。嘗春暮出遊。一生從小巷出。誤觸前導。執之。訊知是生員。無可如何。始出對云：『手執夏扇。身着冬衣。不識春秋。』生曰：『口食南祿。心懷北闕。少件東西。』孫不敢輕待。放之。某才子代肥料公司作一聯云：『曾說佛頭原可着。只愁名士不能担。』旣典且雅。可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朝士知爲陸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面黑齒白。人皆呼爲象奴。云又麗水人金文嘲孟昭曰「黑象口中含玉齒。」孟昭曰「烏龜背上嵌金文。」亦趣。

戴大賓五歲時。往應童子試。同輩見其年少。謂曰「小朋友。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閣老。」衆戲之曰「未老思閣老。」戴應聲曰「無才做秀才。」衆哄笑。知反爲所傷也。

某處三義閣。祀劉關張兄弟。一白面。一紅面。一黑面。莊嚴威猛。頗有氣勢。其庭柱一聯。亦極端莊流麗。句云「若傅粉若塗硃。若點漆。誰謂心之不同。如其面。」「忽朋友忽兄弟。忽君臣。信乎聖不可知之謂神。」又某處關廟聯云「赤面稟赤心。乘赤兔。追風。間關中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復字錯落有致。

汪仲嘉謫南康。嘗招郡僚燕集。營妓咸至。有姓楊及李者。色藝頗佳。理掾主李。戶掾主楊。席間時相戲嘲。理掾顧謂戶曰：『爾愛其羊。』楊：『我愛其禮。』李：『載之魯論。無相笑也。』衆大笑。而求所以爲對者。時汪與請客米某對奕。一沈姓者從旁觀局。汪曰：『我得對矣。』傍觀者審。沈：『當局者迷。』米：『衆擊節不止。』嘆爲絕對之巧偶也。

吳文之初名濟。少敏悟。與張濟同學。客聞其才。出對曰：『張吳二濟聯床讀。』文之對曰：『嚴霍同光間。世生。』客善繪事。因曰：『畫草發生頃刻工夫。非爲雨。』文之曰：『燈花開落須臾造化。不關春。』客又曰：『畫上行人無雨。無風。常打傘。』對曰：『屏間飛鳥有朝。有暮。不歸巢。』對仗甚工。頗爲絕妙。

施狀元槃。幼善屬對。隨父商于淮上。從師讀書。主羅鐸家有都憲張某來。鐸命其子與槃偕見。張出對云：『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應聲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鐸子遂不對。



縣官某入一僧寺。主僧獨酌已半酣矣。見縣官入。前請曰。長官可同飲三杯。縣官怒斥責之。好事者爲作一聯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尙往來請上人。獨吃八棒。』

松江邱氏嘗以疾召乩仙。一坐客曰。近有一對云。『胆瓶斜插四枝花。杏桃梨李。』請大仙對之。乩卽書云。『手卷橫披一軸畫。松竹梅蘭。』字字工整。

歙縣陳元弼與蔡昭遠論文。陳曰。所苦腹中無料耳。蔡卽戲語之曰。『陳元弼腹中無料。』陳曰。『蔡昭遠背上有文。』亦一巧對也。

明太祖與劉青田對局。亦傳一對云。『天作棋盤星作子。日月爭光。』劉云。『雷爲戰鼓電爲旂。風雲際會。』兩人口吻。各肖其身分也。

明文皇帝在燕邸。宴羣臣時。天寒甚。文皇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廣孝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蓋乘間諷之也。

某縣令傳楊溥之父充役。父憂之時。溥年祇九歲。乃往縣代父求免。出言英辯。令

奇之。出對云：『四口同圖。內口皆從外口管。』溥對云：『五人共傘。小人全仗大人遮。』令大歎賞。遂如所請。免之。

太平天國洪秀全嘗自撰正殿聯云：『維皇大德。日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得版圖乃一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執。藍白紅黃。八旂籍列。諸藩服斯萬年。』好大口氣。

又在寢殿作一聯云：『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頗有氣勢。充其量。可與拿破崙第一相伯仲。

某君自擬輓聯云：『忽然有忽然。無縱勉。成上壽百年。莫非做夢。』何處來。何處去。倘果有輪迴。一說更要傷心。』語多醒世。傳誦一時云。

易實甫代統一黨輓清隆裕太后一聯云：『本來生生世世。不願入帝王家。從黑暗中放絕大光明。全力鑄共和普造金身四萬萬。』以後歲歲年年。有記念聖。

后日爲青史上現特別異彩同情表追悼各彈珠淚一雙雙』  
溫生才陳敬嶽二烈士殯黃花岡時有某名士輓以聯云『生經白刃頭方貴』  
『死葬黃花骨亦香』名句爲烈士生色。

曩閱天津益世報有署名直民者贈吳大頭聯二付其一云『先生何許人不怕  
罵不知羞氣昂昂闖入會場把銅鈴振起定要堅持到底方肯甘心叱咤變風雲  
直至頭破血流猶疾呼議院事小國家事大』彼輩皆異己好尋仇好洩憤雄  
赳赳離開席次將黑盒拋來倘若勝負未分焉能罷手存亡爭頃刻似此魂飛胆  
破總像是利權太重性命太輕』其二云『議長本英雄挨打時不哭不叫不號  
雖云勉強支持足見饒有血性』法官真黑闇被創處又長又闊又深反說輕  
微傷害未免太沒良心』形容絕倒見之者均爲捧腹大笑。

浙江才子某生偕友出遊見一美女吹簫友出對云『仙子吹簫枯竹節邊生玉  
笋』對曰『佳人張傘新荷葉底露金蓮』天衣無縫洵巧對也。

里中葉某設館授徒。一日見僧舍荷花已結蓮子，便出對曰：『蓮子已成荷長老。』僧云：『梨花未放葉先生。』可謂謔而虐矣。

西湖仙樂處酒家懸一聯云：『翹首仰仙蹤，白也仙林也仙蘇也仙我今買醉湖山裏，非仙也仙。』及時行樂地，春亦樂，夏亦樂，秋亦樂，冬來尋詩風雪中不樂亦樂。『飄飄欲仙，不知何人手筆。』

清高宗五旬時，某巨公上一聯，善頌善禱。聯曰：『四萬里皇圖，伊古以來從無一朝一統四萬里。』五十年聖壽，自今而後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吳中有妓女啞聲者，嫣然善笑。某甲贈以聯而嘲之云：『多少苦衷不忍明言，同息媯。』『有何樂趣勉將默笑學嬰寧。』

蘇州李生，輓未婚妻一聯云：『你何人我何人，只因六禮相傳惹出今朝煩惱。』『生不見死不見，倘若三生有幸願諧來世姻緣。』作此等聯，最難著筆，親之不可遠，又不能此聯依事直書，情文兼到，而又恰切身分，故亦妙對也。

程道州自題醫室門云。『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大公無我。藹然仁者之言也。

謝呂二生知友也。一日同飲于酒肆。有歌而侑觴者。呂吹洞簫和之。謝云。『呂先生品蕭須添一口。』呂云。『謝教員射策何吝片言。』對仗甚工。亦妙絕也。

某大令係孝廉方正出身。性好賭。蒞任年餘。日以樗蒲從事。一日正推牌九。忽中風倒斃。某才子爲撰一輓聯云。『舉孝廉方正以爲官。未及三年任滿。』『翻天地人和而聚賭。可憐一命嗚呼。』

前清一童生年逾花甲。猶赴院應試。學使憐其老。提堂命題。令其默經。意欲借此以成全之。詎老童記憶多時。竟不能成一字。學使笑贈一聯云。『行年六秩尙稱童。可云壽攷。』『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此聯形容太過。未免謔而虐矣。』曾國藩嘗戲左宗棠云。『季子敢言高。與余意見常相左。』左云。『藩臣徒誤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嵌字無痕。針鋒相對。至今猶傳誦人口。

一塾師偕學生出關。夕陽未下。而關已閉。乃宿逆旅。出對云：『開關遲。關關早。阻過客。過關。』學生急切未有對。乃曰：『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不對之對。妙語解頤。

全椒薛時雨慰農。代某戲場作一聯云：『休羨他快意登場也。須夙世根基纔博得屠狗封侯爛羊作尉。』姑借爾寓言醒世。一任當前炫赫。總不過草頭富貴。花面逢迎。』此聯係正喻夾寫。方見得遊戲三昧之妙。

某公戲贈梁財神一聯云：『丹辰設座黃袍加身。八十天拍馬吹牛。帝今何在。』稅創印花幣興光紙廿二省。羅雀掘鼠民不能忘。』財神首創帝制。擁袁氏爲八十三天大皇帝。創設苛稅。頓致家財八千萬。都中尊爲財神。紙幣停兌。爲袁氏匯存美國六千萬銀。此聯按事頗切。傳誦一時。

某甲集骨董店及藥材店招牌語成一對聯。上聯曰：『博古齋。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下聯曰：『同仁堂。發兌雲貴川廣生熟道地藥材。』不假雕琢。自

成排偶。所謂文章本天成也。

某生贈名妓葉小鳳。嵌字集句聯云：『小生無宋玉般情。潘安般貌。』『鳳凰非竹實不食。梧桐不棲。』寓意頗深。洵巧對也。

紀曉嵐先生有賀牛姓者新婚聯云：『繡閣並肩春望月。紅樓對面夜彈琴。』暗切牛字。調侃不少。

津沽坤角金玉蘭。以妖媚聯姿。演淫靡之劇。論者頗疑其不貞。實則猶是雲英未嫁身也。往歲獻藝于宣武門。唱玉堂春一劇。歸寓卽染猩紅熱不起。年僅花信時。一時捧角家大爲悼惜。均爲題贈輓聯。然大都以媒雲褻雨之詞。爲怨蕙愁蘭之句。滑稽輕薄。殊不稱于玉蘭也。惟江寧孫谷紉兩聯。一表其貞。一指其病。頌無溢美。哀而不淫。可稱玉蘭知己。一云：『顧曲我情移。最難絳樹雙聲碧。玉毫無小家氣。』一云：『蓋棺卿論定。杜盡鑠金衆口木。蘭猶是女兒花。』一云：『玉堂春竟作尾聲。這回宣武城南真個曲終人不見。』一云：『廣陵散從茲絕響。莫過上闌門外祇餘。』

花。落。水。流。紅。』

陝西省城有飯舖名天然居者。一過客出一對云：『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語巧迴環。對頗不易。或曰：『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或曰：『圖成地中海。海中地成圖。』皆不敵也。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以貪酷聞。一日晨起。見廳事貼一聯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郭嵩燾使英回國。巡撫粵東。醉心歐化。首創變法自強之議。其時朝野多不以郭說爲然。傳有一聯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辯。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宋蔡襄與陳亞友善。嘗以謔語嘲其名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某君代某戲場作一聯云：『你也擠我也擠。此處幾無立脚地。』『好且看歹且。』



看大家都有下場時。此聯雖灶嫗亦能講解。亦有以含蓄見長也。

某公嘲養媳婦。作一聯云。『公一碗婆一碗。姑娘嫂嫂合一碗。』『新三年舊三年。補補衲衲。又三年。』舊式家庭。確有其事。此聯切事頗當。洵巧對也。

某甲戲集俗諺。作一聯云。『不管你娘的娘。爺的爺。』『弄得來死弗死。活弗活。』又有一聯云。『叫化子吃死蟹。只只是好。』『老道士放屁。句句真言。』滑稽之至。見者均爲絕倒。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及洪出。乃奮筆書一聯云。『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字挾風霜。媿死長樂一流人物。

湘陰徐海宗茂才。眷一妓。芳名雲香。益陽人。僑居省城。回家數月。遲之不至。後聞其死。作聯輓之。多至二百餘字。暢所欲言。無不如意。洵佳構也。上聯曰。『試問十九年磨折。却爲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曾語予云。君固憐薄。』

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歌。腰輕楚舞。每值酡顏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遊會。眞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尙恁地談心。深夜數盡鶴籌。况平時裊裊婷婷。齊齊整整。『下聯云。』不圖二三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常杳。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爲卿計。爾豈味夙根者。而肯再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迄今豆蔻香銷。靡蕪路斷。門猶雀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隨青衫之泪。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個夫。夫夫婦婦。世世生生。『凡楹聯至百餘字。卽多累墜。極難出色。獨此聯迴乎不同。洵天才也。』

某君贈一名妓。芳名如意者。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語有神韻。非斲輪之老手不辦。

某生甫新婚。卽耗岳父之喪。卽輓以一聯云。『泰山其頽乎。吾將安仰。』『丈人眞隱者。我至則行。』見者莫不失笑。

某君戲代理髮店作一聯云『到門盡是彈冠客』『此處應無搔首人』  
某生因民國初年禁烟頗急便出對云『因火爲煙若不撇開總是苦』一時不  
得下聯適其時國會議員黨派紛歧動生齟齬因卽續下曰『言義成議儻無黨  
見卽完人』天衣無縫洵巧對也。

嘉靖末年南京城守門官官高剛於堂中書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蓋謂剛蓬念堂二公也。宦者知重諫官如此可  
謂賢矣。

戲劇中演考試事輒以一對了之。其語多鄙陋不足稱。惟某齣中一對口氣闊大。  
造語亦奇。因錄之。對云『玉帝行兵雷鼓雲旂天作陣』『龍王開宴山餚海酒  
地爲筵』

丁太守室中懸有一聯云『車千乘馬千匹強弩千張統百萬雄師指麾如意』  
『酒一斗茶一甌圍碁一局約二三知己暢敘幽情』此聯語氣雄渾然必如孔

明之綸巾羽扇。叔子之緩帶輕裘。方能當之無愧也。

燕子磯永濟寺有觀音大士柱聯云『音亦可觀。方算聰明無二用。』『佛何稱。士須知儒釋有同源。』殊有妙悟。

虎溪有一石亭名爲三笑亭。亭柱懸有一聯云『橋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蓮開僧舍一花。世界一葉。一如來。』相傳爲唐蝸寄先生之手筆也。明末倪鴻寶詣呂晚邨。呂揭一聯於堂楣云『囊無半卷書。惟有虞延十六字。』『日空天下士。只讓尼山一個人。』後呂詣倪。倪亦揭一聯於堂云『孝若曾子。輿纔足當一字。可。』才如周公。且容不當半點驕。』呂爽然若失。二人之優劣見矣。

某甲延師課子。於本宅近處另闢精舍一區。聽館師出入自便。其師好嬉遊。日私出至城外某戲園。居停訪之。輒不晤。因書陶句於門云『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師歸而見之。卽襆被而去。

杭州某寺彌勒佛翁。有一滑稽聯云。『終日解其頤。笑世事紛紜。曾無了局。』『經年坦乃腹。看胸懷洒落。却是上乘。』因彌勒佛終日嬉笑。作聯者亦因之詼諧百出也。

王楷堂老於曹郎家。計甚窘。宅近馬棚。門臨大道。自撰一聯。懸於門柱曰。『馬骨。峻嶠吃豆吃麩。兼吃草。』『車聲歷碌。拉人拉物。不拉錢。』見者莫不失笑。吳江任子湘秀才。爲器壽店作一春聯云。『夢且得官原瑞物。』『呼之爲壽亦佳名。』二句分詠。語殊溫雅。可作壽器店之普通用聯也。

紀曉嵐家中。屢爲庸醫所誤。恨之刺骨。適有爲醫家求題扁額者。立書明遠堂三字。與之。或詢其說。紀曰。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此罵醫生。只當祝其不行。便是無量功德也。或曰。然則彼來求聯。更將何以應之。紀曰。我有撰成五言七言兩聯。一係乙轉孟襄陽詩字云。『不才明主棄。多故病人疎。』一係集唐人詩句。『新鬼煩冤舊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問者大笑而去。可

謂挖苦極矣。

滑稽生某自署其門聯云。『一門三學士。』『四代五尙書。』過客見之。疑近代顯宦中無此姓。意其先世或居是官。因造門而問焉。生對曰。吾家父子三人。並弟子員。各占杭州仁和錢塘一學。且祖若父生前。曾舉明經。合四代皆習尙書。故曰一門三學之士。四代有五人人習尙書耳。君無讀破句別字也。問者大笑而退。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言進者。意欲攀公入其黨中。乘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

梁文康於髫齡之時。隨父浴於小沼中。父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台閣挽回二代乾坤。』

明嘉靖年間。有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及工部中某君等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爲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

受盡四面八方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所素識者。因答云。我須相報。但弗嗔。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欲自戕。二司力勸乃止。

鄭洛書。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爲上海知縣。同時永豐。聶豹爲華亭知縣。並有政聲。一日同坐察院門。適人來報上海秋試脫科。聶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與洛書同音）『鄭應聲曰。『華亭百姓遭災。皆因孽報。』（與聶豹同音）』事見文行集。

錢虞山有一杖隨身。自製銘刻其上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及入清朝。此杖失去已久。一日忽得之。已有人續銘其旁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爲之惘然。

對句有以文字分合見巧者。某書載陳元孝與梁藥亭諸公夜飲唱酬。以『夕夕多良會』對『人人從夜游』。又某公爲巡河道。卽景云。『少水沙卽露』。對『

是土堤方成。』又『此木成柴。山山出。』『因火爲烟。夕夕多。』又『二人土上座。』『一月日邊明。』又『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浚。』

某生徘徊溪畔。得一對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久無對句。一友聞之。欣然曰。『孤眠旅館夢。魂曾逐故鄉來。』

河間某道士娶妻。有某生作賀聯以贈之。先得出句云。『太極兩儀生四象。』下句不屬。時紀曉嵐尙幼。從旁誦蘇句足之曰。『春宵一刻值千金。』

某達官延一老諸生。教其寵妾某學詩。諸生令先學作對。適齋僮烹茶將熟。因以『茶聲』二字命對。妾應聲曰。『酒色。』諸生爲之失笑。

冀寧道趙公署中有兩幕客。一姓喬。一姓車。合僱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其姓作對云。『車喬二幕客。各乘半轎而行。』恰皆轎之半字也。時置中召仙。卽舉以請對。乩判曰。此實人實事。非可強湊而成。越半載。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書生。共引一馬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



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兩生。以一馬驢負新科墨卷。赴會城出售。趙公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忍俊不禁也。事見紀曉嵐灤陽消夏錄。

賀耦庚中丞有一對云。『天近山頭行到山腰。天更遠。』『月浮水面撈將水底。月還沉。』眼前光景。說來殊有理致。

唐六如嘗出對云。『眼前一簇園林誰家莊子。』陳白楊對曰。『壁上幾行文字。那個漢書。』

某甲偶見籬邊兩犬相觀者。因取卦名作對云。『大畜革離。』(籬)觀小畜。『家人臨困。』(睡也)渙。』(喚)同人。』亦可謂巧聯也。

某君偕友至家。值其妹在窗前捫虱。因出對云。『小妹窗前捉半風。』妹應聲曰。『阿兄門外邀雙月。』對仗甚工。洵爲巧偶。



緯書局  
全國圖書雜誌總匯  
台南分局：台南市  
郵購：安富、山實、遠東、滿嘉

基本定價